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屠龙剑

 **eBOOK**  
网络资源 中国风

此事说起来可就话长了，一年前，贫道得知北京城里出了个恶霸，奸淫虏掠，当真是无恶不作，贫道一向好管闲事，一听说京城出了这等奸贼，自是大为恼怒，当即乘了一骑，动身到了北京城，连夜杀了那恶霸，正当要离开京城，返回清虚观之时，忽听得东北角响起一阵呐喊之声，贫道心中一惊，寻思：‘难道是那奸贼府上的爪牙发觉主子被杀，赶着抓我来了？’正自惊疑不定之际，只听脚步声响，自远而近，片刻之前，脚步声尚在数十丈之外，转瞬间，已然来到贫道左近。

我那时心头一凛：‘那厮府上的爪牙脚程倒快，想来决非等闲之辈，倒是不可小觑，嗯，是了，待我暂且藏起身来，瞧个明白，再作计较。’心意既决，当即环眼四顾，瞥见西首有一处偏僻的所在，心中一动，便即纵马奔到哪里，藏起身来。

过得片刻，只听吆喝声和脚步声愈来愈近，随即传来了一阵格斗之声，我心中一奇，当即从角落里探头一看，月光照耀之下，只见有三个汉子围住一个青年，腿踢拳交，膝撞掌拍，恶斗正紧，我在旁边瞧了一阵，这才明白过来：‘原来他们不是冲我来的，我这可猜错了。’想到这里，凝神向那青年看去，只见他身形魁伟，方脸大耳，浓眉大眼，穿着一身灰色长袍，背上负着一口长剑，周身上下却尽是伤口，显是被那三个汉子的兵刃所伤。

我随即又向那三个汉子看去，只见第一人使剑、第二人使铁笔、第三人使的是一对铁钩，身上都是清庭侍卫结束，这三人我倒识得，那使剑的神剑门的梅花剑吴天颜，使铁笔的是勾魂笔周无胆，第三人则是夺命钩孙铁钩，这三个人本来都是武林中的高手，估不到却做了清庭侍卫，我在一旁瞧了一阵，只见吴、周、孙三人围着那青年，愈斗愈紧，三人手中的兵器招招直取那青年身上要害关节，直是毫不留情，那青年武功也自不弱，但他以一敌三，而且面对的是三个武功好手，终究占不到半点便宜，被那三名侍卫一番抢攻下来，周身上下伤痕累累。

我越看越觉奇怪，寻思：‘那青年背上明明负了一口长剑，怎地此时身处险境，竟然还不把剑取出来抵挡？这可奇了。’转念又想：‘难道此人所负的是一口宝剑，是以舍不得取出来跟敌人比拼。’正自沉吟之间，只听得那青年叫得一声：‘啊哟！’肩头被孙铁钩的铁钩钩到，孙铁钩手上奋力一扯，嗤的一声响，那青年肩上登时鲜血飞溅，脚下一个踉跄，险险跌倒。

孙铁钩哈哈大笑，道：‘王八糕子，死到临头啦！’铁钩一扬，朝那青年咽喉钩去，那青年吃得一惊，情急之下，一个跟斗，向后倒纵出去，他刚刚站定，梅花剑吴天颜已然提剑欺到，唰唰唰，一连三记剑招，朝那青年身上招呼，那青年不敢怠慢，当下展开闪避身法，身子腾挪纵跃，躲避敌人剑招，他虽身上负伤，但当此大敌当前之际，身法仍是十分灵动，直是迅若风飘，快似电闪，倾刻之间，让过了吴天颜三记剑招，倏地飞起一脚，猛踢吴天颜胸口，吴天颜喝声：‘来得好！’也不使剑，反手一拳，在那青年足底‘涌泉穴’重重一击，砰的一声大响，那青年足心中拳，身子一震，平平向后倒飞出去，摔落在地下。

这时周无胆一声清啸，身影如风，已自抢到那青年身前，左笔一沉，看

准那青年的‘天突穴’，疾点而至，势道既准且劲，那青年不及耸身跃起，身子着地一滚，周无胆的铁笔登时戳落在地下，只听他哼的一声，又向那青年欺到，正要使右笔点出，猛地里听得那青年大喝一声，一个‘鲤鱼打挺’身法，从地下一跃而起，右掌一送，‘惊涛骇浪’，招数刚猛无伦，手掌直奔周无胆小腹，周无胆脸色微变，喝声：‘好掌法！’右足斜斜向后一滑，左手铁笔向前一送，朝那青年掌心‘劳宫穴’迎了上去，那青年似乎拟到他这一着，当下更不打话，立即抽掌避开铁笔，就在他抽回右掌的同时，左掌倏然递出，在周无胆胸口一拍，周无胆身子一晃，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开三步。

便在这时，孙铁钩手提双钩，径向那青年冲了上来，喝道：‘你这王八糕子好大的狗胆，竟敢进宫刺杀皇上，真是活得不耐烦啦！现下死在眼前，还不束手待毙，更待何时？’双钩飞舞，齐向那青年身上攻去，招招直取要害。

我听得孙铁钩这话，心中一凛，暗道：‘这青年胆子倒大，竟敢进宫行刺皇帝，嗯，他既敢冒此奇险，想来他跟满清皇帝必有深仇大恨了。’只听那青年冷笑一声，道：‘满清皇帝霸占我们汉人的山河，难道还不该死么？何况雍正这狗皇帝作恶多端，更是大大的该死，我今晚没取了他的狗命，那是他命大。’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‘不过，话又说回来啦，这狗皇帝逃得过初一，可逃不过十五，嘿嘿，总有一日，定要教他死在我剑下！’孙铁钩骂道：‘放屁，放屁！你这王八蛋死到临头，还兀自口硬，他妈的，老子倒要瞧瞧你硬气到几时？’说着双钩急晃，又向那青年攻到。

吴天颜、周无胆二人也挥舞兵刃，往那青年身上招呼，斗到紧处，那青年突然哈哈一笑，大声道：‘不要脸啊，不要脸！’孙铁钩一怔，问道：‘你奶奶的，你骂谁不要脸？’那青年道：‘普天之下，除了你们三位之外，只怕也找不出第四个不要脸之人了。’孙铁钩怒道：‘我们如何不要脸了？你倒说来给老子听听。’那青年冷笑道：‘亏你们还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这般以众敌寡，难道还算不得不要脸么？’孙铁钩道：‘你奶奶的，对付你这大逆不道的反贼，难道还要讲单打独斗吗？真是可笑之至！’那青年道：‘我来问你，尊驾是汉人，还是满人？’孙铁钩呆了一呆，道：‘老子自然是汉人，那又怎样？’那青年道：‘原来你是汉人，这可奇了。’孙铁钩愕然道：‘这有什么奇怪？’那青年道：‘尊驾既是汉人，怎地又去帮满清皇帝来欺侮我？如此一来，阁下可仍是脱不了这‘不要脸’之嫌了。’孙铁钩怒极，骂道：‘放你奶奶的臭狗屁……’话犹未已，那青年一拳击到，正在打中孙铁钩面门。

我在一旁瞧得明白，原来那青年故意出言激得对方发作，再趁机出击，果然奏效，孙铁钩给他打了一拳，怒气上冲，口中哇哇大叫，纵身向那青年猛扑上去，那青年早有防范，兀自身形一晃，已然掠了开去。

吴天颜哼的一声，长剑一抖，一招‘龙腾虎跃’，剑走轻灵，矫若灵蛇，迅捷已极，直朝那青年上、中、下三路攻到，那青年游身疾走，也是迅若风飘，但他身上伤势不轻，兼之一番恶斗下来，真气已自耗去不少，倏地真力不继，身形略显笨拙，立时被吴天颜一剑刺中后前，身子一晃，向前扑倒，吴天颜嘿嘿一笑，举起长剑，往那青年后背刺将下去，那青年身子就地一滚，避开敌剑，但吴天颜一击不中，跟着又是一剑，此后连插数剑，都被那青年一一避开。

好不容易，那青年才从地下跃起，但是吴天颜一味挺剑猛攻，那青年无奈之下，只得摘下负在背上那口长剑，将吴天颜的长剑攻招挡了开去，他虽

已将长剑握在手中，却始终没有拨剑出鞘，我心中越发奇怪，寻思：‘这口长剑究竟有什么古怪？’注目一看，只见这口剑跟寻常的长剑并无不同之处，心中暗暗奇怪。

吴天颜、周无胆、孙铁钩三人一齐向那青年欺到，长剑、判官笔、铁钩三般兵刃同时往那青年身上招呼，招招直取要害，直是凌厉已极，那青年虽然奋力抵挡，但终究抵敌不住，身上又有数处受伤，我见这人如此倔强，心中暗暗钦佩，心想：‘这青年以一敌三，终究讨不了好去，既然这事给我撞上，那可不能袖手旁观了。’想到这里，更不犹豫，当即跃下马背，一个‘龙行一式’身法，掠到那青年身边，长剑抖动，将吴、周、孙三人的兵哭御了开去。

我随即大声喝道：‘三位以众敌寡，果然不要脸得很！’吴天颜向我打量了一眼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‘这不是湖南清虚观的清虚道长吗？怎么？清虚道长也想赶这趟浑水么？’我道：‘那不错，贫道一向好管闲事，今晚撞上了这当子事，那便要管一管了。’孙铁钩大声骂道：‘他妈的，兀那牛鼻子，你可知这家伙是什么人？’我道：‘贫道理他是什么人，总而言之，三位合力欺侮一人，便是大大的不该，贫道瞧不过眼，管上一管，又有何妨？’孙铁钩道：‘好啊，你这牛鼻子原来是这狗贼的同伙！’我说：‘贫道怎么是他的同伙了？阁下这话，太也没有道理。’孙铁钩道：‘这贼小子行刺皇上，当真大逆不道之至，你这牛鼻子却来帮他说话，难道不是他的同伙么？’

我仰天打了个哈哈，说道：‘贫道不外是替这位小兄弟说几句公道话而已，阁下便说贫道是他的同伙，那么贫道若是帮阁下说话，岂不是成了孙大人的同伙啦？天下哪有这个道理？’孙铁钩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‘放屁，放屁！’我笑道：‘好臭，好臭！’周无胆说道：‘清虚道长，你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，今晚之事，我劝你还是不要管为妙，否则于道长可没有什么好。’我说：‘倘若贫道一定要管，那又如何？’周无胆哼的一声，伸手向那青年一指，朗声道：‘这小子是刺杀皇上的刺客，道长若是出手帮他，那便是跟当今皇上过不去，后果如何，想来道长也是知道了的。’我点了点头，道：‘嗯，那也说得是，贫道若是得罪了满清皇帝，日后终究讨不了好去。’孙铁钩面现得意，大声道：‘你知道就好，若是想要保住你这条老命，老子劝你还是快快滚蛋罢！’

我道：‘那可难了。’吴天颜道：‘怎么？难道清虚道长当真非管不可么？’我道：‘正是。’吴天颜道：‘清虚道长，你连当今皇上也敢得罪，胆子很是不小啊！’我微微一笑，道：‘吴大人这可过奖啦！’突然之间，吴天颜手里的长剑一挺，竟朝我胸口挑来，他出剑奇速，竟是毫无先兆，总算我心中有了防备，未待敌剑确及胸口，唰的一声，挥剑一格，顺势向外一推，御了开去。

吴天颜倒退两步，朗声道：‘道长的‘逍遥剑’之名倒是响亮得紧，在下闻名已久，今日正好领教一番。’说着长剑展动，一连四剑，朝我身上刺来，我道：‘好，贫道也想领教一下梅花剑的高招！’说话之间，我挥舞长剑，将吴天颜的剑招荡了开去，左手剑诀一引，长剑一招‘来去自如’，斜刺对方左肋，吴天颜喝道：‘来得好！’身形微侧，竖剑一封，当的一声，正好格住我这一剑之势，两剑交击，迸出数朵剑花。

我凝了凝神，随即变换剑招，‘游龙出海’、‘龙蛇疾走’、‘拨草寻蛇’，一口气攻出三招，长剑自下向上施展，势道颇是凌厉，那吴天颜也当真了得，

眼见我这三招攻到，竟自不慌不忙，长剑展动，递将过来，也使了三招，当当当三声响，竟将我的剑招逼了开来，猛地里，吴天颜飞起一脚，朝我下颏踹击，我疾忙后退两步，看准敌足来势，左掌猛力扫出，这才将吴天颜这一脚扫了开去。

恶斗方酣，蓦然间脑后生风，我心中一凛，料想必定有人在身后偷袭，当下左手虚发一掌，将吴天颜逼退一步，随即拧步转身，只见孙铁钩挥舞双钩，朝我疾抓过来，我哼了一声，长剑递处，粘住左钩，孙铁钩大喝一声，右钩一扬，来势如电，迅捷已极，直朝我左胸钩到，我心中已自拟好应付的招数，嘿嘿一笑，当即侧身避了开来，左手翻掌成拳，顺势击出，砰的一声，一拳重重打在孙铁钩右腕，孙铁钩手臂一软，当的一声，右钩掉在地下，我跟着飞起一脚，将他踢了个跟斗。

我刚刚打发了孙铁钩，吴天颜又提剑欺了过来，我当下更不打话，挥舞长剑又跟他恶斗起来，斗到紧处，忽听得那青年大叫一声：‘啊哟！’我心头打了个突，循声望去，只见那青年左胸被周无胆的铁笔戳中，登时鲜血如注，周无胆嘿嘿一笑，欺过身去，双笔如电，看准那青年身上要害，疾攻而至。

我见此情状，禁不住眉头大皱，心中暗忖：‘这三名侍卫武功虽好，不过凭他们的身手，可也未必有能耐杀我，只是跟他们这般缠纠下去，终究大大不妥，何况那位小兄弟身上伤势不轻，若再拖延下去，势必死在这三人手里，那可不大妙了。’又想：‘事到今日，只有暂行离去，才是上策。’心念及此，已自无心恋战，我当即挥剑逼开吴天颜，径自抢到那青年身边，叫道：‘小兄弟，跟我走罢。’不待那青年答话，便即伸手往他肩头一搭，提着他跃上马背，随即纵马狂奔。

吴天颜、周无胆、孙铁钩三人自是不肯罢休，当下大叫着追赶上来，但我只顾催马疾驰，片刻之间，便即将这三名清庭侍卫甩得无影无踪。

## 02

奔了十余里，我这才勒住马匹，将那青年扶下马来，问道：‘小兄弟，你伤得怎样？’那青年向我横了一眼，冷冷的道：‘我没事。’我随手从怀中取出一只瓶子，递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‘这是贫道随身携带的金创药，小兄弟，你先用它敷伤口罢。’那青年却伸手一推，说道：‘多谢道长好意，不过，这金创药还是道长自己留着罢。’他口中虽说‘多谢’，然而，言下非但没有半分感激之意，反而显得颇有敌意。我心中一奇，暗道：‘他似乎对我心存敌意，那是什么缘故？这可奇了。’正自不解，只听那青年又道：‘多谢道长适才出手相救，在下这可告辞了。’说着转身便走。

我道：‘小兄弟，且留步。’那青年轻轻一哼，回过身来，问道：‘道长要待怎样？’我道：‘贫道还未请教小兄弟高姓大名。’那青年道：‘事到临头，道长何必明知故问？’我听他这话说得奚跷，心下更是奇怪，愕然道：‘什么明知故问？’那青年道：‘哼，你适才出手救我，难道当真会安什么好心？我瞧可不见得了。’我一听这话，心下拂然，说道：‘小兄弟，你说这

话，那是疑心贫道出手救你，别有居心了，是也不是？’那青年冷冷的道；‘是不是别有居心，道长自己心知肚明，何必再来问我？’

我道；‘哼，你既认定贫道另有居心，那便是把贫道当做敌人看待了，好，你倒说说贫道究竟有什么居心了。’那青年冷笑道：‘你有什么居心？嘿，你的居心还不是为了这口屠龙剑么？你的心思瞒得了旁人，又如何瞒得过我？’我禁不住一怔，道：‘屠龙剑？原来你手里这口剑叫做‘屠龙剑’。’那青年道：‘你明明知道的，却还装作不知，那有何用？’我略一沉吟，说道：‘小兄弟，想来你定是误会了，贫道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屠龙剑，更加不知要这口剑何用。’那青年道：‘事到今日，任你如何花言巧语，那也休想教我相信。’我哼了一声，道：‘你相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总之贫道决不会来贪图你的什么屠龙剑！’

言语之间，只听得脚步声响，我心头一动，顺着声音向东北角看去，只见吴、周、孙三名侍卫已然赶了上来，那青年脸上色变，倏地右脚一点，身子凌空而起，已自纵到我那匹马背上，跟着双胯一挟，纵马疾驰，那知刚奔出数丈，只听周无胆喝道：‘往哪里走了？’身形一起，轻飘飘地掠到半空，右腿凌空踢出，砰的一声大响，足尖正好踹中那青年后心，那青年身子一震，顿时从马背上跌了下来。

吴天颜和孙铁钩抢近前去，齐声喝道：‘贼小子，这还跑得了吗？’那青年大喝一声，挺身跃起，双掌如电，呼呼拍出，左掌印向吴天颜额角，右掌直切孙铁钩项颈，一招两式，大是刚猛凌厉，吴天颜哼了一声，右掌拍出，跟那青年对了一掌，孙铁钩破口骂道：“王八糕子！”左钩到处，朝那青年掌心钩到，那青年右掌倏缩，避开钩头，提腿反踢孙铁钩小腹，孙铁钩拨身上窜，右钩迎头钩落，那青年大吃一惊，危急之下，举起手里那柄屠龙剑，封住了铁钩来路。

这时吴天颜长剑攻到，剑锋直指‘紫宫穴’，那青年脸上色变，提足往剑身上踢去，那知吴天颜剑势倏变，斜刺对方腋下‘大包穴’，那青年避让不及，嗤的一声，被敌剑刺了个正着，吴天颜欺剩欺进，左掌飞出，向那青年胸口猛力拍去，砰砰砰，一连三掌，尽皆拍在那青年胸膛之上，只听得哇的一声，那青年口中鲜血狂涌，身子飞起，向后摔开两丈有余。

那青年冤枉我出手相救乃是另有居心，我心中有气，是以见他被周无胆踢下马来，并不上前相助，心想先让他吃些苦头，再上去帮他打发那三名侍卫，那知一番恶斗下来，他竟被吴天颜打得重伤，我心中一惊，急忙抢到那青年身旁，只见他躺在地下，兀自一动不动，我伸手一探他的气息，才知他已然气绝身亡，不由得又惊又怒。

吴、周、孙三人见那青年已死，俱是哈哈大笑，孙铁钩朝那青年的尸身踢了一脚，骂道：‘你这贼小子大逆不道，直是死有余辜！’说着挥舞铁钩，往那青年的尸身钩落，我见此情状，心下大怒，当即挥剑将铁钩格住，孙铁钩怒道：‘干什么？’我道：‘这位小兄弟已死，孙大人还要毁他的尸首，不嫌太过残忍么？’孙铁钩骂道：‘你奶奶的，你这臭杂毛也配来教训老子？哼，老子毁这小贼的尸首，与你何干？’我道：‘孙大人若是敢再碰这小兄弟的尸首一下，贫道可就不客气了！’孙铁钩厉声道：‘他妈的，有什么不敢？老子这就碰给你瞧瞧！’铁钩一扬，又往那青年的尸身钩落。

我怒气上冲，喝道：‘岂有此理！’长剑一撩，荡开铁钩，顺势朝孙铁钩身上戳去，孙铁钩喝道：‘臭杂毛，讲打么？好啊，老子奉陪到底！’右钩一

晃，格住我的长剑，左钩跟着递出，朝我胸口钩来，我知他钩法了得，倒也不敢小觑，当即斜身退出两步，长剑一抖，一招‘丹凤朝阳’，迎敌反攻，剑锋到处，逼得孙铁钩直退出去，蓦然间孙铁钩身子一晃，竟自绕开长剑，掠到我身后，双钩齐出，同时向我后背钩来。

我见情势危急，不及回转身子，长剑‘青蛇取水’，向敌人的铁钩迎了上去，钩剑相击，当当声响，待得荡开铁钩，我这才拧步回身，剑随身走，将一路剑法使将开来，向孙铁钩还招进击，拆到第十招上，我一剑刺中孙铁钩右腿，孙铁钩足上一软，登时屈膝倒地。

我正要欺身近前，就在这时，吴天颜的长剑和周无胆的判官笔一齐往我身上招呼过来，攻招极是凌厉，我忙凝住心神，将长剑舞成一团剑光，护住周身上下要害关节，门户守得极紧，将长剑和判官笔一一荡开，左掌陡发，拍向周无胆面门，周无胆缩身急避，他可不知我这一掌其实是要攻击吴天颜，剩着他缩身之际，我的掌势倏变，在吴天颜胸口重重一拍，吴天颜周身一震，向后倒退出去。

周无胆一声清啸，一对判官笔一左一右，朝我的‘膻中’、‘鸠尾’两处穴道点到，他这两柄铁笔攻势，当真迅捷绝伦，我急忙挥剑抵挡，猛地里又是一掌拍出，周无胆只道我这一掌又是虚招，嘿嘿一笑，竟不避让，仍是挥舞双笔攻出，结果面门给我的手掌重重击了一记，踉踉跄跄地退了出去。

我心知跟这三名侍卫缠纠下去，实是有害无益，当下一将周无胆逼退，便即从地下抱起那青年的尸身，纵身上马，随即催马向东首的大道飞驰。

纵马奔了一段路程，我回头望了一眼，不见那三名侍卫的踪影，心中略宽，这才跃下马来，随即将那青年的尸身抱了下来，心想：‘这位小兄弟不幸丧命，我总不能教他暴尸荒野，须得将他的尸身葬了才是。’当下用剑在地下挖了个大坑，随即把那青年的尸身放了进去，只见他手上仍然紧紧握住那柄屠龙剑，我禁不住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‘小兄弟，你说贫道出手救你，乃是为了贪图这口屠龙剑，事到如今，贫道却始终不知这口剑要来何用？既然你将它瞧得这等紧要，这就将它带到阴世去罢。’伸手捧起泥土，正要放到那青年身上，突然之间，那青年的身子一晃，竟自活转过来……”

这一年是清朝雍正十三年，在关外的苦寒之地长白山中，遍地积雪，举目望处，到处白雪皑皑，便如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一般，寒风凛烈，风声尖锐，不停地呼啸来去。

就在这人烟少至的所在，却有一伙人骤集在一处山谷之中，这个山谷的出口已被厚厚的积雪封锁，山谷中央的一块巨石旁边，有一个火堆，火堆周围围着一伙人，其中一人是个长须道人，五十开外年纪，身材瘦长，左袖束在腰带之中，显是断了一臂，右手握着一柄长剑，背上也负着长剑，脸上神色俨然，兀自盘膝而坐，正在向众人讲叙昔日的往事。在这老道右侧是个锦袍老者，身形微胖，面如满月，颔下长须飘然，横样便如豪门富绅一般，在这老者旁边坐着一个少女，约有十五六岁年纪，容貌秀丽脱俗，体态婀娜，秀发披肩，一狐裘白衣穿在身上，更加显得娇美绝伦。

那少女右边是个少年，身穿青绸面皮袍，面如冠玉，俊美异常，他的两道目光不停地注视着那白衣少女，并未留意那老道讲些什么，那少女偶尔侧过脸来，两眼跟那少年的目光相接，俏脸一红，不由得低下头来。

在那少年左侧坐着三个汉子，第一个中等身材，脸上神色漠然，手里拿着一条软鞭，第二个身形矮小，手中握着一根狼牙棍，兀自满脸横肉，显得

好不凶恶，第三个长脸尖腮，嘻皮笑脸，手握铁枪。

在这一千人附近站着七匹高头骏马，呼哧呼哧地喷气成雾，显是他们来时所剩的坐骑，在这七匹马旁边的雪地上，却躺着一个中年道士，两眼瞪得极大，嘴角带着鲜血，身子一动也不动，已自死去多时，这时天上白雪飘飘，宛若鸿毛一般，落在这道士的脸上、身上……

那老道正是湖南清虚观的清虚道长，素以剑法独步武林，因此得上个“逍遥剑”的绰号。那老者则是江南太湖山庄庄主张北宗，号称“七龙拳”，是江南一带的第一高手，在武林中声名颇响，那白衣少女便是他的独生女儿张如雪，那英俊少年则是张北宗的弟子“赛藩安”庄若龙。另外那三个汉子是天龙寨的盗魁，那握软鞭的汉子是大寨主上官虎，外号叫做“毒龙鞭”，那矮子排行第二，叫做“矮脚大力神”林四通，那个瘦子名叫吹破天，在天龙寨坐第三把交椅，三人合称“天龙三杰”。

张如雪听到清虚道人讲到那青年突然活转过来，心中一惊，禁不住啊的一声，说道：“道长，那……那人不是死了么？怎么又活转过来啦？那……那怎么会？”说着不由得向马匹旁边那具尸身看去，似乎深怕这人也突然活转过来。

清虚道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张姑娘这就有所不知了。”庄若龙插口道：“这中间的缘故，我倒知道。”清虚道人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庄若龙道：“倘若我猜得不错，那人定是存心假死。”吹破天大声道：“你这话太也没有道理，那家伙好端端的，干么要假死？哈哈，可笑啊，可笑！”庄若龙面现不悦之色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阁下这话，那是说我猜得不对了，那么你又有什么高见？”吹破天道：“我老吹料事如神，高见自然是有的。”张如雪笑道：“那么是什么高见啊？”吹破天道：“若是我老吹猜得不错，定是那家伙阴魂不散，这才死而复生。”张如雪呸的一声，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吹破天却道：“怎么是胡说八道？我老吹料事如神，这等事决计不会猜错的。”伸手向那道士的尸首一指，说道：“喂，牛鼻子，你这个徒儿死在你剑下，只怕也是有些阴魂不散了，想来他多半要来找你算帐的，你可要小心留意了，否则给他的阴魂缠上，那可乖乖不得了啦！”兀自哈哈大笑。

清虚道人微微一笑，并不开口。

张如雪白看了吹破天一眼，道：“你这人就会胡说八道，还说自己料事如神，也不怕丑！”张北宗眉头微皱，说道：“雪儿，不要多言，还是听道长自己讲罢。”张如雪应了声：“是。”向清虚道人问道：“道长，后来怎样啦？”

清虚道人续道：“贫道初时见那青年活了过来，也着实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‘小兄弟，你……你……’那青年却从坑中爬了起来，双膝一曲，竟自跪倒在我面前，我心中一奇，不由得倒退两步，脱口道：‘小兄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’那青年磕了三个响头，这才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‘道长，晚辈先前误会了你一番好意，实是该死之至！’我愕然道：‘什么？’又道：‘你原来没死！’那青年道：‘正是。晚辈先前一直疑心道长救我，乃是为了这口屠龙剑，这才故意诈死，想试探一下道长是否真是为了这口剑，晚辈现下才知确是冤枉了道长，当真对不住之至！’

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心道：‘这位小兄弟诈死的本事当真了得，我先前竟是丝毫没有发觉，真可算得无能。’说道：‘小兄弟，请恕贫道直言，这口屠龙剑究竟是什么宝物，何以教小兄弟瞧得这般紧要？’那青年道：‘既然道长当晚辈是朋友，晚辈若再隐瞒，那便不够光棍了。’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‘实



不相瞒，这口屠龙剑上记载着一个重大秘密，只不过晚辈太过不中用，至今乃是无法解开这个秘密。’说到这里，兀自长叹一声。

我道：‘既然是秘密，小兄弟便不必讲了。’那青年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‘道长屡次相救，晚辈感激无已，我若再不将这件事说了出来，那便是信道长不过了，何况……何况……’话犹未了，突然间，哇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我吃得一惊，问道：‘小兄弟，你怎样？’那青年道：‘没什么。’他随即将这屠龙剑的来历跟我说了。

原来那青年姓冯，名叫青箫，他的祖上本是闯王李自成身边的卫士，当年在九宫山之时，闯王被清兵重重围困，眼看突围无望，绝望之际，李自成将这柄屠龙剑交给了冯青箫的祖父，说道他曾将一批宝藏藏在一处极隐蔽的所在，那藏宝的方位便记载在这柄剑上，只要用这口剑杀了满清皇帝，便能知道宝藏在哪里，闯王知道冯青箫的祖父武功高强，是以将屠龙剑交给了他，并且叮嘱他，若是侥幸逃得性命，首先便是用这口剑去刺杀满清皇帝，只要皇帝一死，清庭势必大乱，那时便可凭着那批宝藏招兵买马，东山再起，后来闯王在九宫山遇难，冯青箫的祖父却侥幸逃了出来，但他数次带着屠龙剑进宫行刺满清皇帝，但因皇帝身边高手众多，行刺始终没有成功，后来这口剑又传到他儿子手中，他儿子也未能杀死皇帝，这口剑便传到了冯青箫手中。

冯青箫讲完事情的经过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‘晚辈这一次潜入宫中，本来也是盼望杀了雍正这鞑子皇帝，估不到反而功亏一篑。’我道：‘雍正皇帝凶残无道，原也该杀，不过，既然小兄弟这一次没有成功，留待下一次再进宫行刺，也是就了，倒也不必心灰意冷。’冯青箫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‘晚辈命在旦夕，还有下一次么？’我听了这话，自是吃得一惊，问道：‘怎么？’冯青箫却不回答，只道：‘道长，晚辈把这口屠龙剑交给你了，道长若肯用它去杀鞑子皇帝，自是最好不过，倘若道长不肯，晚辈也决不勉强。’我忙摇手道：‘小兄弟，这口屠龙剑你自己留着罢，贫道是决不能要的了。’冯青箫却道：‘晚辈死期将至，屠龙剑留在身上，更有何用？’他说到此处，身子一晃，突然倒在地下，我心里一惊，忙伸手将他扶起，这才发觉他已气绝身亡。”

### 03

清虚道人讲到这里，神色黯然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忽然间只听张如雪格的一声，笑了出来，清虚道长凝了凝神，奇道：“张姑娘，你笑什么？”张如雪笑道：“道长，那人又故意装死骗你啦，难道不好笑么？”清虚道人摇头道：“不是。他这一次当真死了，可不是装的。”张如雪脸色微变，登时呆住。

清虚道人道：“那位冯兄弟身上本已受伤，再给吴天颜挨了三掌，终究是抵受不住。”张如雪道：“原来这样。”脸上却再也露不出笑容了。张北宗道：“清虚道长，那冯青箫当真就这么把屠龙剑送给了你？”清虚道人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张北宗道：“咱们从前只知道剑上记载着一个宝藏，估不到还

有这么个典故。嗯，无怪这口剑叫做‘屠龙剑’，原来却是要杀满清皇帝之意。”清虚道人点头道：“正是。这‘龙’指的便是皇帝，而‘屠龙’二字，那便是杀皇帝之意了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只是何以只有杀了皇帝才能知道宝藏的下落，贫道可就想不通了。”张北宗兀自沉吟了一阵，说道：“道长，后来又怎样了？”

清虚道人道：“贫道见冯青箫已死，便将他的尸身葬了，带着屠龙剑连夜赶回清虚观，贫道料想自己既已出手相救冯青箫，那三名清庭侍卫势必不会善罢甘休，是以立即带着门下弟子离开湖南，到了另一处所在，过了不久，清虚观果然被清庭侍卫放火烧成一片废墟。”

至于这柄屠龙剑，贫道一直将它放在一处隐蔽之所，贫道心知此事若是传了出去，终究大是不妥，是以一直没有跟门下弟子提及，不料玉玄子这小畜生不知从哪里得知此事，有一天夜里，竟然扮作蒙面人意图盗走屠龙剑，贫道发觉之后，当堂将他擒住，大声责骂了一番，这小畜生假意求我原谅，剩我不备之时，突然拔出剑来，将贫道的左臂砍了下来，又把屠龙剑抢了去，径自逃到长白山来，过得一段时日，贫道的伤势渐渐好转，这才赶来长白山，杀了这小畜生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的两道目光落在那个道士的尸身上，那道士正是他的弟子玉玄子。

过了半晌，清虚道人又道：“想来张庄主和天龙寨三位寨主也是得知屠龙剑在这小畜生身上，这才赶到长白山来的罢？”吹破天道：“不错。好事儿可不能都教你清虚观的人占了去，咱们兄弟也来凑凑热闹，那有什么不妥？”林四通道：“老三说得很是，喂，牛鼻子，快把屠龙剑交给咱们兄弟罢，否则动起手来，你这老牛未必讨得了好去。”庄若龙插口道：“哼，屠龙剑为什么要交给你们这三个家伙？”林四通怒道：“屠龙剑不交给我们，难道还要交给你这小贼了？”庄若龙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自然不是。不过，若是将它交给我师父，那还差不多。”林四通瞪了张北宗一眼，呸的一声，道：“姓张的，你想得到屠龙剑，还须问一问老子这根狼牙棍答不答应！”张北宗鼻孔里一哼，却不答话。

吹破天向清虚道人道：“牛鼻子，我们‘天龙三杰’在江湖上可也称得上中响当当的脚色了，咱们别的不说，便说我老吹罢，我老吹号称‘神州无敌手，铁枪震四海，威镇天下，踏雪无痕水上飘’，嘿嘿，这名号可是靠真刀真枪得拼回来的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了，你这牛鼻子若是还想留着这条老命，我劝你还是乖乖把屠龙剑交给咱们为妙，否则……嘿嘿，于你可没什么好！”清虚道人道：“吹寨主这是在威胁贫道了。”吹破天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清虚道人道：“贫道向来有个臭脾气，吹寨主可知道么？”吹破天道：“什么？”清虚道人道：“旁人越是威胁贫道，贫道越是不买他的帐。”吹破天道：“你说这话，那是不肯交出屠龙剑了。”清虚道人点头道：“嗯，不错。贫道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林四通的脾气向来霹雳火暴，一听得这话，怒气上冲，喝道：“臭杂毛，你说什么也不把屠龙剑交出来了，是也不是？”清虚道人道：“正是。”林四通怒道：“他妈的，给你面子你不要，老子可不跟你客气啦！”呼的一声，狼牙棍挟着一股劲风，向清虚道人腰肋扫到，清虚道人身子一晃，身影如风，迅速已极，瞬息之间，已然避开了狼牙棍，跟着唰的一声，手中长剑出鞘，寒光闪处，向林四通反刺过去。

林四通大喝一声，举起狼牙棍，朝长剑猛扫过来，清虚道人斜身一缩，

剑尖在狼牙棍上一点，运劲推出，林四通身子一晃，不由得倒退了三步，清虚道人却不乘胜追击，口中喝道：“且住！”此时林四通怒气勃发，哪里肯听他的话？哼的一声，挥舞狼牙棍，又向清虚道人冲了上来，呼呼呼，呼呼呼，连发六棍，直取清虚道人周身要害关节，清虚道人眉头一皱，长剑挑、戳、点、撩、抹、削，剑走轻灵，片刻之间，便即将林四通的狼牙棍攻招化了开去。

林四通欲待行施把进击，那知这一次却被清虚道人抢了先着，长剑一送，唰唰两剑，贫刺林四通上下盘，林四通急忙挥棍抵挡，不料狼牙棍尚未碰到敌剑，清虚道人已自抽剑跃开，高声道：“林寨主，且住手，贫道还有话说！”林四通吓的一声，喝道：“老子可没空听你这自杂毛罗嗦！”挥棍又上，忽听得上官虎喝道：“老二，住手！”林四通一怔，心下虽然老大不愿意，但他于上官虎的话，倒也不敢违拗，只得应了声：“是。”狠狠地瞪了清虚道人一眼，径自退到一旁。

上官虎道：“清虚道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就请讲罢。”清虚道人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现下大伙儿都被困在这山谷之中，你们纵然从贫道手里夺到屠龙剑，也不见得就能离开这里，那又有什么好？”上官虎道：“那也说得是。倒不知道长有何高见？”清虚道人道：“既然大伙儿都坐在一条船上，便须齐心协力，想法子离开这里，至于屠龙剑之事，那也只有留待出了这座山谷，再作计较。”又道：“倘若大伙儿一味勾心斗角，事到临头，那也只有死路一条，想来诸位都不想死在这里罢？”他这几句话说得甚是有理，众人都是不由得暗暗点头。

张北宗朗声道：“道长这话不错。大伙儿这就在周围找一找，瞧瞧还有没有出路？”说罢，当先在周围搜索起来。

清虚道人和天龙三杰当下也搜寻起来。

这个山谷本来有两处出口，但众人进谷不久，便即发生雪崩，两个谷口均被大雪堵住了，张氏父女在山谷东首搜索了一阵，并不见有其它出口，心下颇是失望，忽见庄若龙走了过来，低声道：“师父，弟子找到出口啦！”张北宗大喜过望，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庄若龙伸手向西首一指，说道：“就在哪边。”张北宗喜道：“带我过去瞧瞧。”庄若龙应声：“是。”当即引着师父和师妹向西面走去。

过得片刻，三人来到一块大石旁边，张如雪问道：“大师哥，出口在哪里啊？”庄若龙道：“就在这大石后边。”张北宗向那大石瞧了一阵，见大石右侧露出一道小缝，心中一动，当即趴在石缝上往里边一看，只见里面似乎是个山洞，洞内非但不漆黑，而且还有亮光，心头一喜，说道：“这山洞必是通向谷外的出口，否则又怎么会有亮光？”庄若龙道：“是啊，弟子也是这般心思。”

张如雪拍手笑道：“那好极啦！”转身便走。张北宗道：“雪儿，你到哪里？”张如雪道：“我去告诉道长他们啊。”张北宗脸上色变，喝道：“不许去！”张如雪一怔：“爹，怎么啦？”庄若龙低声道：“小师妹，这个出口是咱们发现的，为什么要跟他们说？”张如雪道：“道长说过大家要齐心协力的，爹爹也答应了，怎么……”张北宗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齐心协力？嘿嘿，那牛鼻子倒说得好听，倘若找到这个出口的人不是咱们，而是他，只怕他也未必会告诉咱们。”庄若龙道：“可不是吗？这个出口既然给咱们找到了，咱们自己出去，也就是了，何必再去告诉旁人？”

张北宗道：“不错，何况咱们离开这里之后，还有一个好处。”张如雪道：“什么？”庄若龙插口道：“这个好处我倒知道。”张北宗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好，你来跟雪儿说个明白。”庄若龙道：“是。”向张如雪道：“小师妹，只要咱们离开了这个山谷，再将山谷的出口封死，过得几日之后，任那牛鼻子和天龙寨的强盗武功再好，那也终究要活活饿死在这里，到得那时，咱们再转了回来，那口屠龙剑便归师父他老人家了，这个好处岂不是大大的？”张北宗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为师的心思总是瞒你不过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张如雪秀眉微皱，说道：“爹爹，我不答应！”张北宗一愣，问道：“你不答应什么？”张如雪道：“天龙寨那三个恶人，不救倒也罢了，不过，那位道长可是个好人，咱们可不能教他死在这里！”张北宗哼的一声，道：“好人？那牛鼻子若是算好人，当今世上只怕再也找不出一个恶人了。”张如雪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总是要去跟那位道长说的。”说罢径自发足便奔。

张北宗喝道：“雪儿，快回来！”张如雪只顾飞奔，却不答话。张北宗心念忽动，叫道：“好，爹爹答应你，带那牛鼻子一起走，也就是了。”张如雪心中一喜，停住脚步，问道：“爹，你这话可真？”张北宗道：“自然当真。我几时骗过你了？”招手道：“雪儿，你过来，爹爹有话跟你说。”张如雪当即走到父亲身边，问道：“爹，什么事……”话犹未已，突然间，只觉“昏睡穴”上一麻，脑中一阵晕眩，登时倒在雪地之中兀自不省人事。

## 04

待得张如雪醒转过来之时，她发觉自己躺在一个山洞之中，父亲和师哥便坐在她身旁，张如雪问道：“爹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张北宗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雪儿，咱们已从山谷中出来啦。”张如雪道：“清虚道长呢？他有没有出来？”张北宗道：“那个牛鼻子还在困在山谷里，嘿嘿，他又怎么出得来？”张如雪急道：“爹，你答应过带道长一起出来的，怎么……怎么说话不算数？”庄若龙道：“师父他老人家这么做，那也是为了得到屠龙剑，倘若那牛鼻子跟咱们一起出来，想要从他手里夺到屠龙剑可就难啦。”张如雪怒道：“哼，什么屠龙剑？好了不起吗？爹爹要它做什么？”

张北宗笑道：“傻丫头，那口屠龙剑自然大大有用，剑上记载着当年闯王留下的宝藏，倘若教咱们得到这批宝藏，嘿嘿，咱们张家可就发财啦！”张如雪道：“我不要屠龙剑，更加不要什么宝藏，爹，咱们去找道长放出来，好不好？”张北宗脸上一沉，喝道：“不成！只要那牛鼻子还没死，那便不能放他出来！”张如雪道：“爹，你……你怎么这般狠心？”张北宗哼了一声，却不开口。

张如雪道：“是了，我知道啦。”庄若龙问道：“师妹，你知道什么了？”张如雪向父亲道：“爹，先前是你点了我的穴道，是不是？”张北宗淡淡的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张如雪顿足道：“你不肯放道长出来，我去放他！”径自转身向洞外奔出。

她奔了一阵，只听得身后传来庄若龙的声音：“师妹，快回来！”张如雪却不理会，兀自加快了脚步，蓦然间头顶劲风大作，呼呼声响，一条人影从她上方飘了过去，随即落在张如雪身前一丈外的雪地上，张如雪一怔，见那人正是师哥庄若龙。

庄若龙道：“师妹，快跟我回去罢，不然师父他老人家瞧你不到，定然担心得紧。”张如雪道：“哼，爹也会担心我么？”庄若龙道：“怎么会？师父一向都很关心你的，你难道不知？”张如雪道：“师哥，你总是帮我爹说话，我不理你啦！”说着朝另一个方向奔去，庄若龙只得追了上去。

又奔出里许，张如雪突然停住脚步，叫道：“师哥，你快过来！”庄若龙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张如雪道：“你快过来瞧瞧这里。”伸手向雪地里一指，庄若龙奔上前一看，只见张如雪的目光投落在雪地里，雪地中点点血迹，一直向东首延伸，心中一奇，正要开口，只听张如雪道：“定是有人受伤啦。”庄若龙点点头。

张如雪又道：“师哥，咱们去瞧个明白罢。”庄若龙摇头道：“不要去了。”张如雪道：“怎么？”庄若龙道：“咱们出门在外，还是不要多生枝节的好，这就回去罢。”张如雪道：“好，你自己回去罢，我是非瞧个明白不可的了。”当即沿着血迹走去，庄若龙无可奈何，只得跟在张如雪身后。

走出十数丈，便即见到雪地中躺着一人，却是个灰袍僧人，五十左右年纪，右手握着一柄弯刀，周身有七八处受伤，而且伤势颇重，雪地上的鲜血便是从他身上流下来的，张如雪见这僧人兀自不省人事，忙向庄若龙道：“师哥，这个大和尚受伤啦，咱们带他回去罢？”庄若龙脸色微变，说道：“师妹，这和尚是善是恶，咱们尚且不知，倘若贸然将他救了回去，只怕不大妥当。”张如雪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肯救他，是不是？”庄若龙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这样罢，待咱们回去请示师父，倘若他老人家答应救这和尚，咱们便来救他，若是师父也不答应，那就无法可想了。”张如雪道：“待得等到我爹答应，只怕这个和尚已经死在这里了。”庄若龙道：“倘若真是这样，那是他自己命短，可怪咱们不得了。”张如雪拂然不悦，道：“好，你不救他，我也不回去啦，就教我饿死在这里。”庄若龙道：“师妹……”张如雪白了他一眼，不再理会。

庄若龙寻思：“师妹任务得紧，她决意要做的事，谁也阻止不了，若是她当真饿死在这荒山野岭，可教我怎生去向师父他老人家交代？事到临头，那也只好先依着她了。”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师妹，你别恼啦，咱们把这和尚带回去，也就是了。”张如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才是好师哥呢。”当下两人把那弯刀僧抬了起来，顺着来路往回走。

回到山洞里，张北宗向弯刀僧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这和尚是谁？你们带他回来做什么？”张如雪道：“爹，这和尚受伤啦，我和师哥带他回来治伤。”张北宗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这丫头总是爱管闲事，连这和尚是什么身份，都没弄清楚，便要给他治伤，倘若这人是恶僧，咱们救他活转过来，岂不是多了一个敌人？”张如雪道：“这和尚怎么会是恶僧？就算他是个恶人，咱们救了他的性命，难道他还会来害咱们吗？爹，你太过多心啦！”张北宗道：“哼，小丫头家懂得什么了？”向庄若龙道：“若龙，你给我把这和尚丢了出去，这人是死是活，可跟咱们毫不相干！”庄若龙面现犹豫之色，说道：“师父……”说着向张如雪看了一眼。

张北宗拂然道：“怎么？连你也不听我的话了？”庄若龙道：“弟子不

敢。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既然师妹一定要救这和尚，咱们便救他一救，倘若真是恶僧，咱们就把他杀了，如若不是，到时这和尚便欠了咱们一份人情，那也未尝不是好事。”张如雪道：“是啦，师哥说得半点也不错。”张北宗沉吟了半晌，这才说道：“好罢，咱们先治好这和尚的伤再说。”张如雪喜道：“爹爹，谢谢你啦！”张北宗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你这小丫头只会帮着旁人，可半点也不像我了。”伸手入怀，取出一瓶金创药，随即将药敷在弯刀僧身上的伤口上，暂时止住了鲜血流出。

弯刀僧忽然叫得一声：“啊哟！”登时醒转过来，张如雪心中一喜，问道：“喂，大和尚，你怎样啦？”弯刀僧向她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贫僧这是在哪里？”张如雪道：“你在山洞里啊。”庄若龙道：“喂，大和尚，是我师妹把你救回来的，你还不快多谢她！”弯刀僧道：“是，多谢女施主救命大恩！”张如雪笑道：“不用啦。”弯刀僧道：“贫僧的肚子饿得紧，请问三位施主，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么？”张如雪摇头道：“那可没有。”弯刀僧听了，心下颇是沮丧，便不再说什么了。

张如雪道：“是了，爹，待我出去给这大和尚找些吃的罢。”张北宗道：“外面冰天雪地，哪里还有什么吃的？”张如雪道：“那可不一定，听说这长白山有人参，我去找几个枝参来，这大和尚吃了，说不定连伤也好啦。”也不待父亲答言，便即径向洞外奔出。

她在长白山中找了一处所在，便即寻找起人参来，虽说长白山中多产人参，但若不熟知地势和采参法门的老年参客，便是寻上一年半载，也未必能寻到一枝，但张如雪一心救人，在长白山的苦寒之地尽力寻找，竟然教她侥幸找到了两枝，她欣喜之余，立即向山洞奔了回去。

她刚刚走进洞里，便见一个人影闪了上来，身法颇为迅捷，张如雪一怔，顿觉肋下“气愈穴”上一麻，立时动弹不得，那人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女施主，这可得罪啦！”张如雪凝神一看，那人竟是那个弯刀僧，失声道：“大和尚，你……你干什么？”弯刀僧嘿嘿冷笑，并不答话，倏地伸手抓张如雪后颈，将她提了起来，掷到洞中一个角落里，张如雪定神一看，只见父亲和师哥也坐在一旁，都是动弹不得，显然他们都被弯刀僧点了穴道。

张如雪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大和尚，你点我的穴道干么？快把我放啦！”弯刀僧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把你放了？这可有些难办。”张如雪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庄若龙道：“师妹，这……这和尚果然不是好人，咱们落在他手里，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”弯刀僧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说我不是好人，那不错，佛爷生平专杀好人，作恶无数，这‘不是好人’四字，用在佛爷身上，那真是再贴切不过的了，哈哈，妙极，妙极！”张如雪怒道：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弯刀僧一眼瞥见她手里那两枝人参，嘿嘿一笑，当即伸手夺过，塞入口中，兀自狼吞虎咽起来，片刻之间，便将两枝人参吃得干干净净。

张如雪委实料想不到片刻之前，这和尚已自奄奄一息，转眼之间，便即变得如此凶横霸道，她可不知这弯刀僧的武功高明之极，内力修为更是非同小可，他先前虽然受了重伤，但醒转之后，当即暗自运功修炼，兼之伤口以敷了金创药，过不多时，伤势已然大有好转。

只听得弯刀僧厉声道：“小丫头，还有人参没有？快快拿了出来！”张如雪道：“没有啦。”随即又补上一句：“若是还有，那也不会拿出来给你了。”弯刀僧袍袖扬起，在张如雪身上一拂，张如雪的穴道登时被解了开来，张北宗见状，心中一凛，暗道：“这恶僧的解穴功夫如此高明，想来他的武功确

是深不可测。”弯刀僧大声道：“小丫头，再去给佛爷找几枝人参，佛爷填饱了肚子，心里一喜欢，说不定便饶了你的性命！”张如雪怒道：“我不去！”弯刀僧面现怒色，喝道：“去不去？”张如雪心中一横，大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杀了我罢，我说什么也不给你这恶和尚找人参的了！”弯刀僧大怒，厉声道：“岂有此理！”右掌一扬，向张如雪脸上劈去。

张如雪大吃一惊，正要避开，不料弯刀僧掌到中途，突然拐了个弯，劈在张如雪身侧，哈哈一笑，大声道：“你这小妞儿甚是美貌，杀了大是可惜！”说着将手掌缩了回来。张如雪心道：“我和爹爹，还有师哥，今日落在这恶和尚手里，总是逃不了的了，事到临头，我只好跟他拼命啦！”想到这里，双拳齐出，向弯刀僧胸腹击到。

弯刀僧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小丫头，想要跟佛爷拼命么？你不是佛爷的对手！”他口中说话，身侧略侧，已然闪开张如雪的拳招，右手一挥，“乌龙探爪”，将张如雪的手腕搭了个正着，顺势一带，张如意身子一晃，登时跌倒在地。

弯刀僧一个箭步欺近前去，左手探处，向张如雪肩上抓来，张如雪挥臂上架，左手发拳，猛击弯刀僧腹部，弯刀僧吐胸吸腹，张如雪这一拳还如何打他得到？跟着弯刀僧右手扬处，已然抓住张如雪的“风府穴”，张如雪顿时又是无法动弹。

弯刀僧横了她一眼，道：“佛爷原想给你一条生路，估不到你这小妞儿这等不识抬举，竟然来跟佛爷作对，哼哼，真正是活得不耐烦啦！”说到这里，伸手摸摸肚子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肚子可要饿出鸟来了！”突然间，两道阴恻恻的目光投落在张北宗身上，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。

张北宗给他瞧得心里发毛，暗忖：“不知这恶僧心里在打什么鬼主意？”只听弯刀僧嘿嘿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张北宗忍不住问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待怎地？”弯刀僧道：“你这老儿生得又肥又胖，吃将起来，味道一定不错，妙极，妙极！”张北宗心里一寒，禁不住打了个冷战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果然听得弯刀僧大声道：“佛爷饿得狠了，这可要吃人肉啦！”张北宗大骇，道：“恶……恶……”他本想说“恶和尚”，但他转念一想，若是这般称呼，只有惹得弯刀僧更加恼火，急忙改口道：“大师倒会说笑，你老人家是出家人，向来是吃素不吃荤的，怎么会吃人肉？这人肉又如何吃得？”弯刀僧冷笑道：“你这可说错了，佛爷杀人也杀，为什么吃素？人肉又有什么吃不得了？”张北宗道：“大师，我们于你总是有救命之恩，你……你决不能恩将仇报！”弯刀僧道：“你又说错了，佛爷生平最是喜欢恩将仇报的了！”随手拨出弯刀，在张北宗面前晃了几晃。

张北宗瞧着寒光闪闪的弯刀，心中一寒，道：“大师，我……我还有话说。”弯刀僧眉头一皱，道：“有屁快放！”张北宗道：“大师不是要吃人参么？待我叫我女儿再去找些人参来孝敬大师，也是就了。”弯刀僧沉脸道：“佛爷的肚子饿得狠了，可没耐心等你的宝贝女儿去找人参了。”弯刀凌空一扬，说道：“佛爷这就杀了你这老儿，再把你的肉烤了吃，味道一定很好，妙极，妙极！！”

张如雪大声道：“恶和尚，不许你碰我爹爹！”弯刀僧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倘若佛爷一定要碰你老子，那又如何？”张如雪道：“你若是敢碰我爹爹，我……我可跟你大不客气啦！”弯刀僧仰天打了个哈哈，道：“好啊，你尽管跟我大不客气便了，佛爷几时要你客气了？”张如雪道：“无论如何，你是决不能碰我

爹爹一下的了！”弯刀僧道：“佛爷何止要碰他？我还要杀了他，再吃他的肉！哈哈，哈哈。”张如雪又惊又怒，道：“你这般狠毒，你……你不是人！”弯刀僧也不着恼，只道：“不错，我不是人，我是吃人的妖怪，那又如何？你是不是要杀了我？哈哈，你可没有这个能耐。”蓦然间，手里的弯刀一挥，从张北宗胸腹之间劈了下去。

张如雪惊叫一声，登时昏死过去。

## 05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张如雪才悠悠醒转，耳边首先听到的是了一阵叭叭叭之声，似乎是在吃东西时发出的声音，张如雪睁开眼睛，便即见到弯刀僧拿着一条断臂正自张口大嚼，父亲的尸身倒在洞壁旁边，左臂却不见了，鲜血不住地从他的伤口涌出，流得满地都是，张如雪心知弯刀僧吃的那条手臂，正是他父亲的，悲愤之下，脑中一阵晕眩，险些又昏死过去，她脱口叫道：“爹爹！”她这一声大呼实是撕心裂肺。

弯刀僧一面嚼着那条手臂的肌肉，一面侧脸向张如雪望了过来，嘿嘿一笑，拿着断臂递到张如雪面前，说道：“小丫头，吃不吃？”张如雪本已惊怒之极，这时鼻边闻到一阵腥臭之味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哇的一声，登时呕吐出来。

弯刀僧哈哈大笑，拿着那条断臂又啃了起来，竟是吃得津津有味，张如雪怒极，骂道：“你这恶和尚害死我爹爹，你始终不会有好下场的！”弯刀僧道：“是么？如此说来，我将来的下场定然是很糟糕的了？嘿嘿，那倒要瞧一瞧。”张如雪怒道：“我爹爹死在你这恶僧手里，他定会变成鬼来找你报仇的！”弯刀僧笑道：“你老子活着的时候便不是我的对手，他死了之后，武功会更加高明么？我可不信。”张如雪心中恨极了弯刀僧，当下不住价破口大骂，弯刀僧也不动怒，当下任由张如雪骂个够，自己只顾吃张北宗的手臂。

张如雪骂了一阵，望着父亲的尸身，兀自怔怔地流下泪来，无意间向师哥庄若龙看了一眼，只见他面如死灰，两眼发直，周身上下不住地发抖，显是对弯刀僧的行径怕到了极处。

弯刀僧的胃口奇佳，只过得两日之间，已将张北宗的尸体吃得一干二净，在这两日之中，张如雪和庄若龙却只能吃雪充饥，这日午后，肚子又饿了起来，弯刀僧走到庄若龙面前，把他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兀自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这小子的味道一定也不差，嘿嘿，好得很啊！”庄若龙虽已料到自己迟早总是有这么一天，但此时一听弯刀僧这话，仍是骇然色变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要吃我？”弯刀僧嘿嘿笑道：“好小子，很是聪明，佛爷的心思给你一猜便中。”庄若龙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想死，大师，求求你别吃我！”弯刀僧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你不想死，难道佛爷便想死么？老子不吃你的肉，岂不是也要活活饿死？贼小子，你存心想害死我，是也不是？”

庄若龙忙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晚辈纵是有天大的胆子，那也不敢有这等心思！”弯刀僧道：“他妈的，谅你这小贼也没这个胆量！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



“佛爷可要拿你开刀了！”庄若龙心中惧怕已极，叫道：“大师，你……你别杀我，只怕你留着晚辈的性命，晚辈便是给你老人家做牛做马，那也是心甘情愿。”弯刀僧道：“小混蛋，你倒说得好听，不过这等花言巧语佛爷可听得多了，怎么会上你的恶当？你当佛爷是蠢牛木马么？”庄若龙道：“晚辈不敢。”

张如雪忍不住叫道：“师哥，你别求他，这恶僧狠毒得紧，他不会放过咱们的。”庄若龙急道：“师妹，不可胡说！这位大师究竟是出家人，须知出家人最是慈悲的了，只要咱们好言相求，说不定这位大师便能网开一面了。”张如雪见师哥这般没骨气，心中有气，哼了一声，瞪了庄若龙一眼，不再理会他了。

弯刀僧道：“臭小子，你说佛爷是出家人，行事最是慈悲，是也不是？嘿嘿，那可大大的错了，佛爷行事，一向是越狠越好，越毒越妙，你这小混蛋想想拍马屁，这可拍到马蹄子上啦！”庄若龙道：“是，是。大师教训得是，只求大师网开一面，饶了晚辈这条小命，晚辈自是感恩戴德，这辈子说什么也要报答大师的不杀之恩！”弯刀僧哼的一声，道：“倘若我一刀将你杀了，你非但不会感恩戴德了，死后还会化为厉鬼来找佛爷寻仇算帐，是也不是？”庄若龙面上色变，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晚辈决不敢有这等心思！”弯刀僧骂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说来说去，还不是叫佛爷不要吃了你么。”庄若龙道：“是，请大师开恩。”弯刀僧怒道：“开你奶奶个恩！佛爷不吃你，却要吃谁？”

庄若龙向张如雪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大师要吃便吃我……我师妹罢，你瞧，师妹她细皮嫩肉，吃将起来，味道可比晚辈好得多了！”他这几句话在张如雪耳中听来，便如晴天霹雳一般，她和庄若龙是青梅竹马的情侣，一颗芳心本已系在这位师哥身上，但她万万没有料到庄若龙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，竟然说出这等说来，万念俱灰之下，颤声道：“师哥，你……你……”语音中充满了怨愤之意，一双眼睛狠狠地瞪着庄若龙，眼中几欲冒出火来，庄若龙的目光跟她相接之下，心头一震，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得到这位师妹的芳心了，不由得低下头去，再也不敢看张如雪一眼。

弯刀僧听庄若龙说出这等话来，也是禁不住一怔，随即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臭小子，你贪生怕死倒也罢了，事到临头，竟然想让你师妹做你的替死鬼，哈哈，很好，你很像我，你很像我！”在他说这话之时，庄若龙脑海中浮现起昔日跟张如雪在一起的情景，心头涌起一阵懊悔之意：“庄若龙啊，庄若龙，你为了自己活命，竟然叫师妹替你受死，这等不要脸之极的话，也真亏你说得出来！”但是这个念头在他心中一现即逝，随即想道：“正所谓‘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’，只要这恶僧吃师妹的肉，我便能多活些时日，说不定到时还有法子逃跑，又有什么不好了？”想到这里，心中一横，适才的惭愧之意，登时荡然无存。

弯刀僧走到张如雪身旁蹲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嗯，你这小妞儿细皮嫩肉，吃起来，味道原也不差，只不过你生得太过美貌，佛爷可舍不得吃了你。”说着伸手在张如雪的脸蛋上摸了一把，随即把手放在鼻边嗅了嗅，吃吃笑道：“好香，好香！”张如雪呸的一声，骂道：“不要脸！”弯刀僧笑道：“佛爷瞧见美貌的小妞儿，总是先奸后杀，自然不要脸的了，那有什么奇怪？”张如雪听到“先奸后杀”四字，心中一震，心想自己想若是给这恶僧杀了，倒还罢了，倘若当真给他强暴，自己可再也没有脸面活在世上了，心道：“只要这恶僧再碰我一碰，我立时便咬舌自尽！”心意既决，便再无畏惧之意了，

大声道：“恶和尚，你有本事，这就杀了我罢！”

弯刀僧冷笑道：“佛爷自然有本事杀你，只不过佛爷适才讲过了，似你这等貌若天仙的小妞儿，佛爷可舍不得杀了。”张如雪道：“你……你到底要怎样？”弯刀僧笑嘻嘻的道：“我要怎样？你倒猜猜看。”张如雪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弯刀僧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，先跟佛爷亲个嘴儿再说罢。”说着把嘴巴凑了过去。

张如雪满心想要侧脸避开，无奈身上穴道受制，无法动弹，口中大声道：“恶和尚，你别碰我，你别碰我！”弯刀僧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别说佛爷好色如命，纵然丝毫不贪美色，瞧见你这等美貌的小娘皮，那也是把持不定的了，你叫我别碰你，这可真是千难万难！”双手搭在张如雪的脸颊上，嘴巴朝她的樱唇上吻去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从洞外传了进来：“臭贼秃，我道你这只缩头乌龟躲到哪里去了，原来却躲在这里，那倒好得很啊！”弯刀僧大吃一惊，立即循声看去，只见洞口站着一人，是个白衣少年，身后站着一匹白马，那少年满脸憔悴之色，长身直立，背负长剑，两道目光朝弯刀僧射了过来，弯刀僧心头一震，知是劲敌到了，满腔欲火登时化为乌有。

白衣少年走进洞里，向张如雪和庄若龙看了一眼，指着弯刀僧道：“你这臭贼秃真是恶性不改，到了这长白山，还有心思作恶！”弯刀僧倒退了一步，心中寻思：“这小贼的武功大是了得，上一次我太过轻敌，是以这条命便险些死在他剑下，这一次可不能小觑他了。”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贼小子，你待怎地？”白衣少年道：“你这恶僧作恶无数，小爷如不杀你，那便太过对不住天底下的好人了！”弯刀僧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想杀我，说得倒也容易，当日你不是把佛爷打得重伤么？佛爷可还不是好端端的活着？”白衣少年道：“我就是知道你还活着，这才要来杀你。”倏地长剑一扬，平平向弯刀僧胸口刺到。

弯刀僧凝住心神，脚步向后一滑，弯刀一挥，格住长剑来势，左手发掌，劈向白衣少年面门，白衣少年喝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左臂一横，拦住敌掌，右腿倏地踢出，直取弯刀僧小腹，弯刀僧弯刀一沉，朝白衣少年右腿砍落，刀势迅捷已极，白衣少年正是要引开他的弯刀，乘着敌刀尚未碰到小腿，已自缩腿递剑，唰唰唰，三记剑招递了出去，刺向弯刀僧上、中、下三路，剑随身走，去势轻灵。

弯刀僧知道对方剑法厉害，兼之自己又曾在他剑下大吃苦头，心下更是不敢有丝毫怠忽之意，眼看敌剑攻势凌厉，心中一凛，当即缩身退避，倏地弯刀挥处，向白衣少年项颈削来，白衣少年一柄长剑使得密不透风，弯刀僧刀法虽然了得，但他一连攻出数招，始终无法抢入门户，禁不住心中焦躁起来，口中大声吆喝，手里的弯刀更是猛挥猛劈，招招都往白衣少年身上要害招呼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但他每一刀劈出，尚未碰到敌身，便即被白衣少年的剑招化解开去。

斗到紧处，白衣少年突然抡掌劈出，弯刀僧一凛，总算他变念迅速，斜身一滑，探手拿住庄若龙背心，将他提了起来，向白衣少年的手掌迎了上去，白衣少年脸色微变，唯恐自己这一掌伤及庄若龙，情急之下，要待收掌已自不及，急忙收回掌力，那知只收得一半，便听得啪的一声，手掌已然打在庄若龙胸口，他这半掌之力非但没有伤到庄若龙，反而拍开了庄若龙被封的穴道。

弯刀僧大喝一声，奋力将庄若龙掷了出去，庄若龙的身子登时犹如一张薄纸一般，朝白衣少年飞了过去，白衣少年不及细想，急忙伸手将他接住，放在地下，这时弯刀僧已趁机欺近前来，弯刀飞舞，呼呼声响，朝白衣少年疾劈而至。

白衣少年身如游龙，腾挪纵跃，身法轻灵已极，径自在弯刀僧的刀招中穿来插去，其快如电，弯刀僧一刀刀劈出，一刀刀落空，竟是碰不到白衣少年的身子分毫，猛地里，白衣少年奇招迭出，“白蛇吐信”，嗤的一声，一剑戳中弯刀僧左肩，跟着飞起一脚，将他踢了个跟斗。

弯刀僧耸身跃起，心念忽动，纵身向张如雪扑了过来，张如雪大吃一惊，只觉后心一紧，已被弯刀僧左手拿住，跟着项颈上一阵冰凉，那柄弯刀已然架在她的脖子之上，弯刀僧向白衣少年瞪了一眼，喝道：“贼小子，你再往前走一步，佛爷立时杀了这小妞儿！”白衣少年一怔，道：“你有本事便来杀我，却去为难这位姑娘做什么？”弯刀僧道：“哼，你这不是废话么？佛爷若是有本事杀你这小贼，那有何必抓这小丫头威胁你？”白衣少年道：“你倒有自知之明，嗯，你既然知道自己没本事杀我，我劝你还是把这位姑娘放了的好！”弯刀僧冷笑道：“要我放了她，这不是教佛爷自断生路么？佛爷可还没有蠢到这步田地。”

白衣少年傲然道：“倘若这位姑娘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自己也是难逃一死。”弯刀僧嘿嘿一笑，道：“纵是如此，至少佛爷有这美貌的小妞儿陪着一起死，即便做了鬼，那也是风流鬼，哈哈，大和尚艳不浅，妙极，妙极！”白衣少年道：“你究竟要待怎样？不妨直说了罢。”弯刀僧道：“你先把剑放下再说。”张如雪向白衣少年道：“这恶僧坏得很，你别听他的话！”白衣少年却不答话，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和尚，真有你的，小爷认栽啦！”当的一声，将长剑掷在地下。

弯刀僧心中一喜，笑道：“嗯，很好，很好！”

## 06

突然之间，白衣少年脚下一个箭步，抢到弯刀僧身侧，右掌突出，朝弯刀僧面门拍去，弯刀僧大吃一惊，急忙避让，那知白衣少年这一掌乃是虚招，弯刀僧缩身避开之际，白衣少年左手已出，一招“龙爪手”，搭住了弯刀僧握刀的右手手腕，向外一带，跟着右手一扬，在张如雪肩上一搭，顺势将她拉了过来，弯刀僧见他举手之间，便从自己手中救走张如雪，心下又惊又怒，右腕一振，挣脱了白衣少年的掌握，弯刀一挥，朝张如雪后背劈落，白衣少年大吃一惊，要待出招抵挡已是不能，危急之间，闪身抢到张如雪背后，嗤的一声，右臂被弯刀劈中，登时鲜血如注。

弯刀僧哈哈一笑，举起弯刀，又要向白衣少年劈来，白衣少年哼的一声，左脚飞起，在弯刀僧右手“神门穴”上一踢，弯刀僧只觉手臂一阵酸软，登时垂了下来，当的一声，弯刀撒手落地，白衣少年左脚跟着往地下一踢，将弯刀踢得飞了起来，弯刀僧避让不及，噗的一声响，刀身从他胸口插进，

自后背穿出，弯刀僧长声惨叫，倒地而亡。

张如雪见白衣少年杀了弯刀僧，心中又悲又喜，心想这恶僧作恶多端，事到临头，终究没有好下场，又想到父亲非但遭了这恶僧的毒手，还被吃了肉，竟是尸骨无存，不由得一阵伤心，禁不住流下泪来。

过了良久，张如雪才将目光投向白衣少年，心道：“如若不是这位大哥出的手，只怕我也给这恶僧害死了，那便不能为爹爹报仇了。”想到这里，心中一阵感激，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多谢你啦！”白衣少年摇手道：“须些小事，何足挂齿？姑娘尽可不必放在心上。”说着伸手拍开了张如雪的穴道，张如雪瞥见白衣少年右臂的伤口在流血，知是适才被弯刀僧所伤，急忙从身上撕下一角布为白衣少年包扎。

白衣少年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”张如雪道：“谢什么啊？大哥还不是为了救我，这才受伤的。”白衣少年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姑娘，我要去了，咱们就此告辞罢。”张如雪问道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白衣少年摇头道：“这可难说得很久了，在下一向居无定址，走到哪里便算哪里罢。”张如雪指着弯刀僧的尸首，道：“你若是走了，倘若这个恶僧突然活转过来，又来欺侮我，这可怎么是好？”白衣少年笑道：“姑娘，你可太过多心啦，这恶僧又不是大罗金仙，他既然死了，又怎么会活转过来？”又道：“即便他当真活转过来，你师哥也会帮你对付的。”

张如雪听他提起师哥，心中一动，朝四下一望，却不见庄若龙的踪影，心下一奇，随即明白：“师哥定是怕这恶僧杀他，自己悄悄逃走了。”说道：“我师哥贪生怕死，他又怎么敢来对付这恶僧？你瞧，他这不是跑了么？”白衣少年点了点头，暗道：“这位姑娘的师哥只顾自己活命，全然不来理会师妹的死活，果然是个贪生怕死之辈。”只听张如雪道：“是了，我还没有请教大哥尊姓大名呢。”

白衣少年微笑道：“尊姓大名什么的，那可不敢当了。”他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我叫杨雪雁。”这少年正是“灵蛇剑”杨雪雁。

张如雪道：“原来是杨大哥。”杨雪雁道：“那么姑娘又叫什么名字？”张如雪道：“我姓张，名字中也有个‘雪’字，叫做如雪。”杨雪雁道：“张如雪？嗯，这名字好得很啊。”张如雪笑道：“这可过奖啦！”抬头朝洞外望去，只见外面依然风雪交集，便道：“杨大哥，外面的风雪这么大，你还是别走啦，待得风雪停了再走罢。”杨雪雁略一沉吟，答道：“好罢。”随即在地下坐了下來。

张如雪道：“杨大哥，你来长白山，便是为了杀这恶僧么？”杨雪雁点头道：“正是，这恶僧在湖南一带作恶，正好给我撞见，我便跟他打了几次架，他见打我不过，便逃到长白山来了，我便索性追到这里来了。”张如雪道：“那日这恶僧身上受了重伤，想来定是给杨大哥打伤的了。”杨雪雁道：“正是，只是估不到竟然还没有死。”张如雪黯然道：“都是我不好，倘若我不把这恶僧救回来，便不会累得爹爹丧了性命。”杨雪雁道：“原来是姑娘救了他，嗯，张姑娘虽然错救了这恶僧，但也足见姑娘心地善良，否则若是换作旁人，可未必有这般好心将他救回来。”张如雪听他夸赞自己，俏脸一红，不由得低下头来。

过了一会，张如雪向杨雪雁的手臂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杨大哥，你的伤怎样了？”杨雪雁道：“这只是些皮外伤，不要紧的。”张如雪见杨雪雁脸色甚是憔悴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位杨大哥似乎有什么伤心事，倘若他肯说了出来，

说不定我倒能帮帮他。”正要开口询问，但见杨雪雁正自怔怔出神，到了嘴边的话，终于还是没有说出来。

这时杨雪雁心中正在想一个人，想起自己当年和她相遇的情境，想起她的言行举止，心头涌起一阵甜蜜之意，但他随即想到那个人的死，想到从此之后，自己再也见不到她，禁不住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心中思潮起伏：“当年她如不是为了救我，又怎么会死？唉，如此说来，倒是我害了她，我实在该死之至！”想到这里，心头一阵歉疚，一阵惆怅，倏然间从地下跃将起来，身子一晃，径自向洞外掠出，张如雪面色微变，叫道：“杨大哥，你去哪里？”杨雪雁并不答话，唰的一声，长剑出鞘，兀自在雪地里舞起剑来。

张如雪奔出山洞，只见杨雪雁剑招如电，倏东倏西，既快且准，去势轻灵，宛若灵蛇，矫似游龙，实是精妙非常，张如雪看到巧妙之处，禁不住暗暗喝彩，忽然间听得杨雪雁朗声吟道：“白雪飘飘若鸿毛，仗剑飞舞，惆怅意难遣，举杯消愁愁未消，伊人依旧在心田。”张如雪听他词中尽是惆怅之意，心想：“不知杨大哥究竟有什么伤心事？”想到这里，不由得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杨雪雁将一套“灵蛇剑法”使尽，仍是兀自站在雪地里怔怔出神，他的头发和肩上已披上了一层白雪，但他却是浑然不觉。张如雪拍手叫道：“杨大哥，你的剑法好得很啊！”杨雪雁回过神来，笑道：“张姑娘过奖了。”张如雪眼见风雪越来越大，当下走过去拉着杨雪雁的手，奔回山洞里。

杨雪雁一触到张如雪的手，心头便是一震，只觉她的手光滑柔腻，软若无骨，心中一荡，脑海中登时又浮现起那个人的影子，脱口叫道：“苏姑娘！”声音微微发颤。张如雪一怔，愕然道：“什么？”只见杨雪雁两眼怔怔地瞧着自己，目光中尽是欢喜之意，张如雪顿时俏脸飞红，禁不住低下头来，忽听得杨雪雁又道：“苏姑娘，当真是你么？”张如雪心中一凛，暗道：“杨大哥定是认错人啦。”忙道：“杨大哥，我姓张，不姓苏。”杨雪雁心头一震，登时清醒过来，自知失态，忙道：“张姑娘，对不起！我……我……”张如雪忙松开杨雪雁的手，兀自满脸通红，一时竟是说不出话来。

过了一会，张如雪才道：“杨大哥，那位……那位苏姑娘是谁啊？”杨雪雁身子一震，脸色显得更加苍白憔悴了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她……她是我的朋友，名字叫做苏梦蝶。”张如雪道：“苏梦蝶？她的名字也是好听得啊！”杨雪雁嗯了一声，并不答话。张如雪又道：“杨大哥，那位苏姑娘现在在哪里？她怎么没跟你在一起？”杨雪雁脸色大变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是再也见不到她的了。”张如雪奇道：“怎么？”杨雪雁心中一酸，道：“苏姑娘她……她死了，她是为了救我才死的，我实在对她不住！”（关于杨雪雁和苏梦蝶之事，请参阅拙作《灵蛇剑》）言语间充满歉疚之意。

直至此时，张如雪方才恍然大悟：“难怪杨大哥总是愁眉苦脸，原来他是在为那位苏姑娘伤心，既然那个苏姑娘已经死了，我若再提这事，那只会令杨大哥更加伤心，还是别说的为好。”便道：“杨大哥，你的剑法厉害得紧，几时把它教给我，好不好？”杨雪雁点头道：“既然张姑娘要学，那有什么不好。”

说话之间，猛地里听得洞外传来一声大喝：“洞里的淫贼趁早给我滚了出来罢！”张如雪吓了一跳，向洞外一看，只见洞口站着五人，当先一人仗剑而立，神色俨然，正是清虚道人，站在清虚道人右侧那人却是张如雪的师哥庄若龙，后边三人则是天龙三杰。

杨雪雁走出山洞，向清虚道人打量了几眼，抱拳道：“这位可是湖南清虚观的清虚道长么？”清虚道人哼的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贫道。”向杨雪雁看了一眼，道：“你是灵蛇剑杨雪雁？”杨雪雁点头道：“正是晚辈。”清虚道人沉脸道：“贫道素闻灵蛇剑在江湖上一向行侠仗义，铲奸除恶，是以佩服得紧，岂知今日看来，却是见面不如闻名了。”杨雪雁听他言语间颇有敌意，心中一奇，说道：“那也说得是，江湖上的传言往往是夸大其辞，道长原也不必尽信。”清虚人道：“哼，似你这等卑鄙无耻之徒，在江湖上竟有侠名，贫道可就想不通了。”杨雪雁一怔：“什么卑鄙无耻？”

庄若龙插口道：“道长，不必跟这淫贼多话，还是先杀了他再说！”张如雪奇道：“师哥，你说谁是淫贼？”庄若龙脸色微变，随即大声道：“师妹，有道长在这儿，你大可不必怕这淫贼！”说着伸手朝杨雪雁一指。张如雪拂然道：“杨大哥怎么会是淫贼？你别胡说八道！”清虚道人心中一凛，道：“张姑娘，你说什么？”张如雪道：“杨大哥他……”话犹未了，庄若龙大声道：“道长，我师妹给这姓杨的淫贼吓糊涂啦，现下只有杀了这淫贼，才能把我师妹救出来！”清虚人道：“好！”话音刚落，长剑出鞘，径向杨雪雁刺了过去。

杨雪雁正自奇怪，眼见清虚道人挺剑刺来，倒也不也怠慢，身形一晃，已自向右首掠开，避过敌剑，清虚道人哼的一声，提剑欺近，一招“上步撩阴”，长剑向杨雪雁胯下刺去，杨雪雁笑道：“道长，你要教晚辈断子绝孙么？”清虚道人厉声道：“教你这淫贼断子绝孙，又有什么不好？”杨雪雁道：“这可不大容易。”口中说话，脚步向后滑开，清虚道人连发两剑，都是刺他不中，心中打了个突，暗道：“此人果然有些门道。”一凝心神，长剑攻招迭出，“抽梁换柱”、“退步斩马”、“白虹贯日”、“仙人指路”，剑随身至，直攻要害。

杨雪雁见对方攻招凌厉，心想清虚道人素有“逍遥剑”之称，剑法丝毫不在自己之下，自己若是一味避让，终究要吃大亏，当下只得拨出长剑，展开灵蛇剑法，“白蛇吐信”、“灵蛇翻身”、“青蛇穿竹”，剑招绵绵而出，戳、削、撩、掩、封、抹，端的是变幻莫测，精妙绝伦。

只见两柄长剑舞成两道银光，斗在一处，直是难分难解。

清虚道人喝道：“灵蛇剑法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长剑递出，朝杨雪雁胸口挑去，杨雪雁道：“道长的剑法也丝毫不差。”当胸竖剑一封，格住敌剑，随即向外御开。清虚道人叹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杨雪雁奇道：“什么可惜？”清虚人道：“你的剑法虽然高明，只可惜你的人品太差，剑法便不能用在正道上，岂不可惜？”杨雪雁摇头道：“道长误会了。”清虚道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自己干下的无耻勾当，谅你也不敢承认！”杨雪雁道：“道长说晚辈卑鄙无耻，晚辈倒不知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无耻勾当，还请道长赐教。”清虚人道：“你自己做的事，自己心知肚明，又何必来问贫道？”两人口中说话，下手却丝毫不缓，翻翻滚滚，已然拆了七八十招。

庄若龙站在一旁观斗，心道：“清虚老道也算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了，现下给我蒙在鼓里，还兀自不知，嘿嘿，他的名头虽响，却也不外如是，只盼他趁早杀了姓杨的小子，我跟师妹又能和好如初了。”想到这里，脸上露出一丝狡狴之色。

原来庄若龙被杨雪雁无意间解开穴道之后，唯恐弯刀僧又来打自己的主意，当下剩着杨雪雁和弯刀僧恶斗之时，悄悄出了山洞，但他并未就此离去，仍是躲在山洞附近，到得后来，他见杨雪雁杀了弯刀僧，心中略宽，正要转回山洞之际，却见师妹跟杨雪雁说起话来，言语间很是亲热，庄若龙登时醋意大盛，当下心生一计，径自转回山谷之中，向清虚道人编了一套谎话，说是他和师父本已找到山谷的出口，正当要来告诉大伙儿之时，却撞上了杨雪雁，杨雪雁眼见他师妹生得美貌，便即动了邪念，竟然出手杀了他师父，又将师妹抓了去，庄若龙知道清虚道人素来嫉恶如仇，若是知道此事，决不会袖手旁观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清虚道人登时对庄若龙这话信以为真，不由得怒气上冲，当下一口答应帮庄若龙杀了杨雪雁，为张北宗报仇，天龙三杰当下也跟着来凑热闹。

这时杨雪雁和清虚道人已拆足了百余招，始终不分胜负，杨雪雁心中暗忖：“清虚道长误会我是淫贼，倒不知是什么缘故？不过，他在江湖上侠名颇响，我倒是知道的，倘若我跟他这般纠缠下去，最多只能打个两败俱伤，那可没什么好。”心思至此，再也无心恋战，倏地虚刺一剑，将清虚道人逼退两步，身影一闪，掠到张如雪身旁，说道：“张姑娘，我要去了。”正要离开，张如雪叫道：“杨大哥，我跟你一起走！”杨雪雁略一沉吟，伸手在她肩上一搭，随即展开轻身功夫，提身纵上白马马背，纵马疾驰而去。

清虚道长喝道：“淫贼，往哪里走了？”右脚一点，身子飘了起来，向杨、张二人追了上去。

马蹄翻飞，白雪飞溅，奔腾之间，杨雪雁和张如雪已剩马奔出数十丈，倏然间见到东首有一座山坡，杨雪雁当即纵马奔到山坡之后，过得片刻，只听脚步声响，杨雪雁心知是清虚道人、庄若龙和天龙三杰到了，唯恐给他们发觉，当下屏住气息，跟张如雪一起隐身在山坡后边，又过了一阵，只听得脚步声自近而远，显是清虚道人等追得远了，杨雪雁心中略，当即和张如雪从山坡后边走出。

张如雪道：“那位清虚道长好没道理，却来冤枉你是淫……淫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脸上一红，竟自说不下去了。杨雪雁笑道：“清虚道长只是误会而已，他倒不是存心冤枉我的，那也不能怪他。”张如雪道：“啊，是了，我知道啦。”杨雪雁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张如雪道：“这事定是我师哥搞的鬼，哼，咱们这就去跟道长说个明白。”杨雪雁摇手道：“清虚道长对我误会颇深，这事一时之间，倒也难以说得明白。”张如雪道：“那怎么会？我说的话，道长总会相信的。”杨雪雁道：“那也不见得。”张如雪问道：“怎么？”杨雪雁道：“倘若道长误以为是我强迫你说的，岂不是糟糕之极？”张如雪心想这话不错，道：“那该怎么是好？”杨雪雁道：“那也不必急在一时，且待过些时日，清虚道长冷静下来，咱们再找他讲明此事，也是不迟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听得东北角又响起一阵脚步声，张如雪一惊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又有人来啦！”杨雪雁点了点头，他只见清虚道人等人又奔了回来，急忙和张如雪转回山坡后面，过了一会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杨雪雁探头一看，只见有四个人一齐向这边走来，却不是清虚道人等人，他定眼细看，认得来

人中有三人是大内侍卫，那三人正是梅花剑吴天颜、勾魂笔周无胆、夺命钩孙铁钩。另一人是个中年汉子，锦衣皮帽，兀自留着两撇八字长须，身形瘦长，便如一根竹竿一般，脸上露出一副阴恻恻的笑容，甚是难看，杨雪雁却不知道这人是谁。

四人走到山坡附近，见山坡旁人有块大石，便即停住脚步，在大石上坐下歇息，只听得孙铁钩大声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也不知那王八糕子现在躲在哪儿？这家伙跑到长白山来，咱们也得跟着受累，他妈的，当真教老子找到他，老子定要剥他的皮，拆他的骨，这才解气！”那瘦汉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孙兄，这话说起来容易，办起来却难了，倘若那小子真是这么容易对付，咱们早就把他料理了，还用得着留到现在么？”周无胆道：“那也说得是，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倘若那小子已经离开了长白山，咱们可不是白跑了一趟么？”那瘦汉道：“事到临头，那也只好碰碰运气了。”

吴天颜道：“曹总管，你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，倘若这一次抓不到那钦犯，还要请你在皇上面前替咱们兄弟美言几句，否则皇上怪罪起来，咱们兄弟可就吃不完兜着走了。”杨雪雁心中一动，向那瘦汉看了一眼，暗道：“原来这人是内廷侍卫总管，莫非便是那个号称‘笑里藏刀’的曹总管了？”只听曹总管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吴天颜道：“那个姓杨的小子狗胆真是不小，竟然连两广总督赵德胜都敢杀。”周无胆道：“可不是吗？镇守陕西的刘总兵和镇守边关的海兰克将军也都死在那小子剑下，这不是明摆着跟朝廷作对么？皇上吩咐咱们，说什么也要抓住那小子正法，不过，那小子是华山灵蛇老人门下，他的剑法咱们是领教过的了，委实不易对付，想要将他生擒活抓，实在大是不易。”说到这里，兀自眉头大皱。

杨雪雁心头一凛，登时恍然大悟：“两广总督赵德胜、陕西的刘总兵和那个满清将军海兰克，这些家伙个个作恶多端，我瞧不过眼，这才把他们都杀了，想必是满清皇帝知道这事，便派了这几个侍卫来抓我。”孙铁钩大声道：“喂，老周，你怎地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？哼，那个小贼的剑法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？若是再跟他打过，咱们未必不是他的对手，何况现下还有曹总管在这里，你尽可不必唉声叹气！”

突然之间，曹总管脸色微变，喝道：“是谁？快滚出来罢！”

杨雪雁心中一惊，暗道：“这个曹总管好生机警，我虽屏住气息，却仍给他发觉了。”

事到临头，那也只好现身了。”想到这里，朗声道：“我要出来，那便出来，又何必滚了？”说着下得马来，便和张如雪并肩走出。

吴天颜、周无胆、孙铁钩都曾见过杨雪雁，这时斗然见他现身，都是大出意料，孙铁钩脱口叫道：“啊哈，你这贼小子原来躲在这里，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了，妙极，妙极！”杨雪雁笑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不过，你便有把握抓我回去么？”孙铁钩道：“哼，为什么没有？你奶奶的，老子从前打你不过，现下不见得仍然不是你的敌手。”杨雪雁道：“嗯，那也说得是。”张如雪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杨大哥，他们要抓那人便是你么？”杨雪雁道：“正是。”问道：“你怕不怕？”张如雪道：“不怕。只要跟杨大哥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！”她说话一向斯斯文文的，说这几句话时的语气，却是十分坚决。

吴天颜走到曹总管身旁，低声道：“曹总管，这小子便是皇上要抓的钦



犯了。”曹总管嗯了一声，向杨雪雁打量了几眼，说道：“你便是灵蛇剑杨雪雁么？”杨雪雁道：“不错，就是我了。”周无胆插口道：“杨雪雁，你接连刺杀朝庭命官，罪名大是不小，倘若不想立刻就死，这就乖乖跟我们回京去见皇上罢，皇上宽洪大量，说不定会饶你一命，也未可知。”杨雪雁冷笑道：“满清皇帝会有这等好心？我可不信。”孙铁钩厉声道：“你相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总之你今日撞在咱们手里，那是非去见皇上不可的了！”杨雪雁道：“倘若我一定不去，那又如何？”

曹总管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杨兄弟是聪明人，那又何必多此一问？倘若你执意不肯去见皇上，可终究没有什么好处。”杨雪雁道：“是么？既然如此，那倒要领教领教了。”曹总管道：“怎么？杨兄弟当真不肯去见皇上么？”杨雪雁道：“要我跟你们去见满清皇上，那便是教我自寻死路，我杨雪雁可还没有蠢到这步田地。”曹总管脸上一沉，说道：“皇上有旨，倘若钦犯胆敢抗命，尽可就地正法！”他这几句话用意自然是说，杨雪雁既然不肯到北京见皇帝，那便只有在这里将他杀了。

吴、周、孙三人自己听出曹总管言下之意，当下相互使了个眼色，突然间齐声呼啸，一齐朝杨雪雁冲了过去，长剑、判官笔、铁钩三件兵刃同时往杨雪雁身上招呼。

杨雪雁心中早已有了防备，眼见敌兵刃攻到，心中一凛，长剑抖动，一招“灵蛇翻身”，荡开吴天颜的长剑，跟着挥臂一扫，反击周无胆腰肋，周无胆缩身后退，双笔去势突变，点向杨雪雁右腕的“会宗穴”和“阳池穴”，杨雪雁嘿嘿一笑，剑走偏锋，剑尖直指对方“气海穴”，周无胆双笔若是继续点他的穴道，自己的“气海穴”也势必遭殃，但杨雪雁料到周无胆必定不敢冒此奇险，果然周无胆双笔一沉，交叉护住穴道。

杨雪雁斜退两步，右脚飞出，踢向孙铁钩面门，孙铁钩哼的一声，右钩去势如电，直取杨雪雁右足小腿，杨雪雁已自拟到对方这一必有此着，当下长剑一递，格开铁钩，猛地里，将后脑的辫子一扬，啪的一声，在孙铁钩脸上狠狠一击，孙铁钩脸上登时现出一道血痕，只觉痛疼难当，心下又惊又怒，破口大骂：“老子操你奶奶！”双钩齐出，一并往杨雪雁身上猛钩过去，势道猛烈，杨雪雁身形飘忽，或闪或格，或攻或守，丝毫未落下风。

张如雪唯恐杨雪雁吃亏，当下抢到杨雪雁身边，叫道：“杨大哥，我来帮你！”话音刚落，只见周无胆挥笔点到，张如雪一凝心神，呼呼两拳，看准周无胆腰眼打到，使的是家传绝技“七龙拳”招数，周无胆向她横了一眼，道：“小丫头，你也来凑热闹么？”右臂一招“铁门闩”，封住张如雪双拳来势，左手铁笔点出，戳她“鸠尾穴”，张如雪吃了一惊，急忙缩身后退，右拳“青龙出海”，直劈周无胆胸口，周无胆身形略侧，右肩朝张如雪的拳头的撞过去，张如雪只觉拳上一震，不由得向后退了开去。

周无胆冷笑一声，欺身进逼，飞腿朝张如雪身上踢到，张如雪双臂交叉一封，挡住敌腿，顺势向外一推，双拳齐施，“游龙翻江”，左拳攻向敌肋，右拳击他小腹，拳招颇是迅捷，周无胆右臂挥处，将张如雪左拳御了开去，跟着右笔一撩，点她左手“神门穴”，张如雪避让不及，穴道被铁笔点了个正着，手臂一软，登时垂了下来，周无胆提腿一踢，足尖端中张如雪腹部，张如雪身子飞起，向后摔开丈许。

杨雪雁见状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张姑娘！”飞身掠到张如雪身边，伸手把她扶了起来，问道：“你怎样？”张如雪道：“我……啊哟，杨大哥，小心身后！”原来吴天颜乘杨雪雁跟张如雪说话之际，径自抢到杨雪雁身后偷袭，杨雪雁哼的一声，脚步一拧，回身递剑，直刺吴天颜咽喉，本来吴天颜出剑在先，未必会吃亏，那知杨雪雁长剑后发先至，吴天颜登时迭遇险着，心中一惊，长剑展动，“春蚕吐丝”，两柄长剑交锋，当当作响，斗到酣处，猛地里杨雪雁挥腿踢出，踹中吴天颜右足大腿，吴天颜身子一晃，跌了出去。

杨雪雁以一敌三，始终未落下风，恶斗方酣，倏然间寒光点点，疾似流星，朝杨雪雁背心疾射过去，张如雪料想那物事必是暗器，登时大惊失色，叫道：“杨大哥，小心！”人随声至，已自抢到杨雪雁身后，只听得嗤嗤声响，那几枚暗器顿时射在张如雪身上，张如雪身子一震，兀自倒在雪地之中。

杨雪雁大惊，叫道：“杨姑娘！”凝神一看，只见张如雪身上插着七枚寒光闪烁的长钉，心中一震，惊道：“这……这是‘断魂透骨钉’！”话音刚落，只听得哇的一声，从张如雪口中吐出一大口黑血，杨雪雁心知这“断魂透骨钉”上喂有剧毒，心下惊怒之余，忙伸手点了张如雪身上十数处要穴，暂时阻止毒性漫延，随即将那七枚“断魂透骨钉”一一拔出，猛地里大喝一声，朝曹总管扑了上去，长剑递处，疾刺曹总管身上要害。

原来这七枚“断魂透骨钉”正是曹总管所发，他本来满拟用这七枚透骨钉将杨雪雁击毙，却说什么也料想不到张如雪竟会替杨雪雁受死，这时见杨雪雁扑了过来，心下吃得一惊，急忙向后退开，杨雪雁恼他出手狠毒，当下展开“灵蛇剑法”，一招紧似一招地递了出去，直攻曹总管咽喉、胸口、腰肋、腹部诸般要害关节。曹总管武功虽高，但眼见杨雪雁这般拼命打法，却也不由得暗暗心惊：“这小子果然不大好惹！”兀自凝住心神，见招拆招。

这时吴天颜、周无胆、孙铁钩三人抢了过来，同时又向杨雪雁攻到，杨雪雁怒气上冲，杀性大起，身影闪动，避开吴、周二人的兵器，径自欺近孙铁钩，左掌劈出，斩中孙铁钩右肩，孙铁钩一声惊呼：“啊哟！”肩骨竟自碎裂，杨雪雁长剑一送，登时刺进孙铁钩胸口，孙铁钩长声惨叫，身子一晃，倒在地下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
吴、周二人见状，俱是又惊又怒，齐声怒喝，同时向杨雪雁扑了上去，杨雪雁喝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唰的一声，一剑指向周无胆咽喉，周无胆左笔一格，右笔朝杨雪雁咽喉反戳过来，杨雪雁侧身一闪，右脚飞出，踢中敌腹，周无胆下盘不急，顿时向后跌开，杨雪雁左脚一点，使个“一鹤冲天”身法，拨身飞向半空，随即向周无胆掠了过去，长剑向下一送，从周无胆身上刺落，周无胆大骇，身子在雪地里一滚，避开这一剑，兀自提了一口真气，耸身跃起，正要发招还击，杨雪雁跟着又是一剑刺出，乘着周无胆向左避让，左掌拍出，啪的一声，击中周无胆天灵盖，他这一掌之力实是非同小可，周无胆惨叫一声，登时脑浆迸出，当堂毙命。

杨雪雁刚刚飘身落地，便觉脑后生风，心头一凛，哼的一声，长剑回转，向来人刺到，那从身后偷袭之人正是吴天颜，他见杨雪雁连毙两个同伙，心

中惊怒交集，当下挺剑疾刺，势道凌厉，那知他这一剑尚未碰到杨雪雁背心，杨雪雁已挺剑朝他眉心刺到，心下一惊，斜身退步，左掌倏地拍出，向杨雪雁项颈斩到，杨雪雁斜身一闪，敌掌劈空，他顺势递剑，指向吴天颜掌心，吴天颜大吃一惊，急忙缩掌递剑，御开杨雪雁这一剑，杨雪雁一声清啸，左手捏了个剑诀，长剑一撩，“龙飞凤舞”，剑走轻灵，向吴天颜疾攻而至，吴天颜剑法虽好，但究竟不及杨雪雁，当下被杨雪雁的剑招逼得倒退连连，倏地杨雪雁飞起一脚，踢向吴天颜下颏，吴天颜情急之下，急忙使出“铁板桥”功夫，仰身躲避，那知杨雪雁似已拟到这一着，这一腿尚未使尽，剑招已出，噗的一声，长剑刺入吴天颜胸腹之间，吴天颜的身子登时向后倒去。

正在这时，只听得嗖嗖声响，杨雪雁暗吃一惊，顺着声音看去，只见寒星点点，疾射过来，心知又是曹总管的“断魂透骨钉”射到，哼的一声，长剑飞舞，当当当，当当当，透骨钉碰到长剑，立即飞了开去，倾刻之间，六枚透骨钉已被杨雪雁的长剑荡开。

曹总管脸色大变，正要再发透骨钉之时，杨雪雁大喝一声，冲了上来，长剑来势如电，直攻要害，曹总管更是不敢怠慢，凝了凝神，侧身让开来剑，左拳右掌，朝杨雪雁胸腹之间劈到，招数刚猛绝伦，杨雪雁刚刚飞腿踢个敌人右掌，曹总管的拳头呼的一声，招呼过来，杨雪雁退开两步，暗提一口真气，反手便是一拳，砰的一声响，两人拳头交击，身子都是一震，一齐向后退了开去。

曹总管心头一凛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，果然了得！”左手变掌为拳，向杨雪雁面前打到，杨雪雁右脚一滑，身子斜斜避了开来，曹总管这一拳却是虚招，只是他使得太过逼真，杨雪雁竟未瞧出其中有诈，他刚向一旁让开，曹总管右拳已出，从一个杨雪雁意想不到的方位攻来，杨雪雁大吃一惊，正欲躲开，却已来不及了，砰的一声，身上登时中拳，脚下一个踉跄，不由得后退了三步。

曹总管嘿嘿一笑，闪身欺近，呼呼呼，三拳连环攻出，杨雪雁心头一横，拼着给他挨这三拳，长剑一抖，势若灵蛇，朝曹总管咽喉疾刺过去，他这一着倒非曹总管始料所及，曹总管登时大吃一惊，当下已自顾不得拳头有没有打到对方，便即缩了回来，右袖倏地一扬，仗着一股劲急之极的袖风将长剑荡了开去，但杨雪雁恼他打伤了张如雪，心中恼怒已极，当下一心只想将曹总管置于死地，一剑刺空，跟着又是一剑，此后剑招绵绵不绝，到得后来，竟是丝毫不顾自身的安危，一味猛攻猛刺，却是不守门户，曹总管愈斗愈是心惊，暗道：“这贼小子似乎是要跟我同归于尽，他的武功本就不在我之下，倘若他当真要跟我同归于尽，只怕也是不难。”想到这里，心头不由得涌起一阵惧意，当下再也无心恋战，身形一起，竟自纵到杨雪雁那匹白马背上，随即纵马狂奔。

杨雪雁喝道：“奸贼，往哪里走了？”兀自撮唇作啸，啸声尖锐之极，那马奔出数丈，听得杨雪雁的啸声，突然间蹄长嘶，两条前腿同时向上一跃，竟自人立起来，曹总管哪里还坐得稳当？身子一晃，登时从马背上跌了下来，甚是狼狈。

白马当即掉转马头，朝主人奔了回来。

杨雪雁提剑向曹总管追了上去，曹总管见势不妙，顺手从身上摸出一把“断魂透骨钉”，凌空一扬，向杨雪雁射了过去，杨雪雁哼的一声，长剑舞处，当当声响，将一枚枚透骨钉荡了开去，待得再向曹总管看去之时，曹总

管已是不知去向。

杨雪雁顾及张如雪的安危，再也无心理会曹总管，径自奔到张如雪身旁，叫道：“张姑娘，你怎样？”张如雪颤声道：“杨大哥，我……我不成啦！”杨雪雁心头一酸，道：“张姑娘，你……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不会有事的！”伸手把张如雪抱了起来，纵身跃上马背，双胯一挟，便即纵马疾驰。

不消片刻，便即返回先前那个山洞洞口，杨雪雁勒马跃下，随即抱着张如雪进了山洞，轻轻地将她放了下来，又把自己的外衣脱下，披在张如雪身上，但张如雪周身上下却是不住地颤抖，口中说道：“杨大哥，我……我真的不成啦！”杨雪雁道：“不会的。”

张姑娘，我决不能让你死的！”张如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死了也没有什么不好。”杨雪雁一怔：“什么？”张如雪道：“我爹爹是我最亲的人，他却给那恶僧害死了，现下连我师哥也不来理我，唉，只剩下我一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，那还不如死了快活！”杨雪雁道：“张姑娘，咱们……咱们是好朋友，是不是？”张如雪道：“是啊。”杨雪雁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既然你还有我这个朋友，那便不是孤零零的了。”张如雪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说道：“那也说得是。”杨雪雁望着她，两人目光相接，张如雪的脸上忽然泛起了一阵红晕。

杨雪雁心头怦怦乱跳，忍不住俯身在张如雪苍白的樱唇上轻轻一吻，说道：“张姑娘，你在这里呆着，待我去找大夫。”张如雪道：“这儿怎么会有大夫？杨大哥，你不要去了。”但杨雪雁已自向洞外奔出。

出了山洞，杨雪雁心中却是一阵茫然：“张姑娘说得是，这里荒山野岭，哪里来的大夫？不过，张姑娘是为了我才受伤的，我说什么也要想法子救她的性命，决不能教她像苏姑娘一般……”想到苏梦蝶，心里又是一酸，他站在雪地里怔怔地呆了半晌，忽然想到：“是了，这长白山盛产人参，我先去找些人参给张姑娘吃，说不定能治好她的伤，也未可知。”心思至此，精神一振，当即在山洞附近寻找起人参来。

过得半个时辰，杨雪雁总算找到了一枝人参，欣喜之下，当即奔回山洞，那知待他到得洞里一看，竟然不见张如雪的踪影，不由得心下大奇：“张姑娘却到哪里去了？啊哟，不好！难道是那个姓曹的鹰爪子把张姑娘抓走了？这可怎么是好？”想到这里，禁不住纵声大叫起来：“张姑娘，张姑娘！”却始终没有听到张如雪的回音，杨雪雁心中一阵沮丧，寻思：“张姑娘中了‘断魂透骨钉’之毒，纵然没有给鹰爪子抓走，只怕也已毒发身亡了，我答应要救她性命的，事到临头，我却始终救不了她，我真是该死之至！”当他自艾自怨之际，忽听得西南面传来一阵兵刃交击之声，心中一凛，不由得循声走去。

走出十数丈，只听得格斗之声渐近，杨雪雁藏身在一块大石之后，探头向前看去，只见不远处刀剑闪光，有四个人剑刺枪戳，恶斗正紧，还有一个

人站在一旁观斗，细看之下，才知那四人中有一人是清虚道人，另外三人却是天龙三杰，那个站在一旁观斗的男子正是“赛藩安”庄若龙。

杨雪雁心中一奇，寻思：“怎么清虚道长跟天龙三杰也动手来了？啊，是了，定是天龙三杰想在这里作恶，清虚道长这才跟他们大打出手。”只听上官虎喝道：“清虚道长，无怪你在江湖上声名甚响，武功果然了得！”清虚道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上官寨主这可过奖了！贫道这点微末技俩，对付几个小贼倒还使得，这‘了得’二字，可就不敢当了。”林四通大怒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牛鼻子，你骂我们兄弟是小贼，冲着你这句话，老子说什么也要跟你拼个死活！”狼牙棍一挥，朝清虚道长猛扫而至。

吹破天大声道：“大哥，你可太过抬举这臭杂毛啦，我瞧他的武功依稀平常之极，杀将起来，大是易事，依小弟之见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咱们索性把这牛鼻子杀了，再夺了他的屠龙剑，岂不是好？”上官虎尚未答话，清虚道人哼的一声，道：“三位想要从贫道手里夺走屠龙剑，嗯，说起来大是易事，做起来可就不大容易了。”林四通厉声道：“你奶奶的，那有什么难了？老子这就杀了你！”狼牙棍到处，劲风大起，直舞得呼呼作响，清虚道人嘿嘿一笑，长剑挥出，将林四通的一记记狼牙棍攻招尽数逼了开去。

吹破天提着铁枪，悄悄抢到清虚道人身后，倏地一枪刺出，直取清虚道人后心要穴，清虚道人早已察觉，身子一晃，其快如风，吹破天这一枪登时刺在空处，清虚道人顺势抢到吹破天身边，飞起一脚，踢中吹破天腰眼，吹破天失声大叫：“啊哟，乖乖不得了！”身子登时仰天跌出。

清虚道人朗声道：“吹寨主，贫道这可得罪了。”吹破天从地下爬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牛鼻子，你还不快快多谢我？”清虚道人一怔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吹破天道：“我老吹的名头你是听过的了？”清虚人道：“是啊，那便怎样？”吹破天大刺刺的道：“我老吹凭着一支铁枪打遍天下无敌手，适才如若不是我手下留情，你这条老命只怕早就到地府去见阎王爷啦，难道还不该多谢我么？”清虚道人心暗暗好笑：“这人武功不见得如何高明，吹大气的本事却是了得。”便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贫道倒真是该多谢吹寨主了！”吹破天满脸得色，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上官虎手里的毒龙鞭一抖，朝清虚道人疾卷过来，清虚道人心头一凛，知道天龙三杰中以此人的武功最是了得，当下倒也不敢怠慢，长剑一撩，荡开毒龙鞭，左手剑诀一引，一招“长河落日”，使得又快又准，朝上官虎身上要害刺去，上官虎哼的一声，斜跃三步，避过来剑，倏地飞腿踢出，直踹清虚道人右腕，心想只要踢中敌腕，长剑势必撒手，那知清虚道人已然瞧出上官虎的心思，微微一笑，倏然间径向西首滑了出去，身法奇速无伦，上官虎这一脚踢出，却是碰不到敌腕分毫，正要缩腿之际，清虚道人一掌拍出，击中上官虎小腿，上官虎不由得踉踉跄跄地向后退了出去。

这时林四通和吹破天呼喝着欺了上来，一枪一棍，分取清虚道人上下盘，清虚道人左手在枪杆上一抹，吹破天哪里还刺他得到？眼见林四通挥棍朝下盘扫来，清虚道人身形一起，拨身冲上半空，双足展开鸳鸯连环，迅若电闪，砰砰砰，砰砰砰，朝林四通身上连踢六脚，林四通叫得一声：“啊哟！”仰身直飞出去。

吹破天见状，心下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牛鼻子，吃我一枪！”清虚道人笑道：“吹寨主这一枪可喂不到贫道。”身影如风般掠了开来，长剑一送，“八面来风”，剑招精妙已极，别说吹破天的武功本就依稀平常，纵是换成个武

功好手，也未必闪避得开，吹破天眼见敌剑刺来，自是避无可避，惊骇之下，后肩中了一剑，兀自吓得哇哇大叫。

上官虎见此情状，叫道：“老三，伤得怎样？”吹破天道：“啊哟，这……这牛鼻子的剑有古怪！”上官虎一惊，朝吹破天的伤口一看，只见一缕黑血从伤口中流出，登时大吃一惊，脱口道：“牛鼻子，你好狠毒，竟然在剑上喂了剧毒！”清虚道人拂然道：“贫道要对付几个小贼，还用得着下毒这等下三滥的功夫么？哼，上官寨主，你倒会枉冤好人！”上官虎怒道：“下三滥的功夫？你倒说得好听，你瞧老三的伤口，这还不是中了剧毒么？”清虚道人心中一凛，不由得向砍破天望去，只见他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大口黑血来，显是中了剧毒之象，禁不住大吃一惊，暗忖：“我这口剑从来不曾喂过剧毒，但吹破天何以刚刚被我的剑所伤，便即中毒，那是什么缘故？”兀自眉头大皱，显然大是不解。

吹破天吐了几口黑血，身子一阵抽搐，便即毒发身亡，上官虎和林四通俱是大惊失色，叫道：“老三，老三！”突然间林四通大吼一声，纵身跃了起来，提着狼牙棍向清虚道人头顶砸落，他这一棍来势汹汹，清虚道人见了，禁不住大吃一惊，急忙举剑挡架，林四通怒气勃发，狼牙棍使得呼呼作响，但清虚道人仗着一口长剑紧守门户，兀自使得密不透风，林四通的狼牙棍来势虽然凶猛，却如何伤得到清虚道人？他招招攻出，招招落空，焦躁起来，口中哇哇乱叫，狼牙棍更是猛扫猛砸。

斗到紧处，清虚道人长剑指向林四通胸口，剑到中途，忽然想到：“此人虽非良善之辈，但他跟我并无深仇大恨，何况剑上说不定当真有毒，我岂可下此毒手？”心思至此，急忙抽剑退开，那知林四通一声呼喝，挥舞狼牙棍又猛砸过来，清虚道人心中一惊，欲待避开，已然不及，情急之下，长剑向上一撩，嗤的一声，剑锋在林四通的腕上一划，登时出现一道伤痕，林四通知道对方剑上喂有剧毒，眼见自己手腕受伤，料想剧毒必已侵入自己体内，定眼一看，果见伤口上也流出了黑血，不禁大骇，手臂一软，狼牙棍掉落在地，兀自铁青着脸说不出半句话来。

清虚道人见自己剑上果然有毒，不由得脸色大变，心道：“剑上当真有毒！”正自错愕之间，只听上官虎一声大喝，毒龙鞭来势若电，朝清虚道人项颈疾卷而至，清虚道人凝住心神，左袖一拂，卷住毒龙鞭，奋力回夺，右手长剑飞舞，向上官虎反刺过去，上官虎身子一矮，从剑底钻了过去，左掌飞出，拍向清虚道人腹部，清虚道人飞起一脚，不偏不奇，正好踢中上官虎掌心，跟着左肘倒撞，肘尖猛击上官虎肋骨，上官虎后退一步，左掌平向前一托，抵住肘尖，随即运劲向外推出，右手则顺势将毒龙鞭夺回。

正在这时，倏地听得庄若龙大喝一声，朝上官虎欺了过去，右手一扬，一拳击向上官虎面门，上官虎更不打话，当即挥臂一封，左拳突出，朝庄若龙下颏重重一击，庄若龙啊哟一声，向后直退而出，上官虎提腿踢出，立时踹中庄若龙胸口，庄若龙身子一晃，仰身跌出，上官虎哼的一声，欺身近前，挥拳又往庄若龙身上击落。

清虚道人眼见庄若龙处境不妙，眉头一皱，喝道：“住手！”话声甫歇，人随声至，已自抢到庄若龙身边，长剑递出，封住上官虎这一拳来势，随即向庄若龙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没事罢？”庄若龙道：“晚辈没事。”清虚人道：“没事就好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只觉后心一阵剧痛，心中一惊，回头看去，才知上官虎剩自己分心之际，挥鞭向他后背击来，自己登时给他挨了一鞭，疼

痛难当，不由得怒气上冲，回身便是一剑，直刺上官虎咽喉，上官虎急忙挥鞭拦架，清虚道人剑势下沉，倏地将长剑往前一送，长剑如箭离弦，朝上官虎疾射过去，噗的一声，长剑登时刺进上官虎胸口。

杨雪雁在旁瞧了一阵，见这一干人斗得难分难解，再也无心理会，正要离去，忽然间瞥见庄若龙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，心中一动，寻思：“这人怎地笑得这般古怪？啊，是了，莫非他跟天龙三杰暗中窜通好了，要害死清虚道长，是以他适才假意上前相助清虚道长，其实是要扰乱道长的心神，好教上官虎有机可乘。”正自满腹疑团之时，只听得清虚道人惊道：“上官虎，你……你这毒龙鞭上也喂了剧毒，是也不是？”上官虎胸口虽然中剑，但一时竟未就死，耳听得清虚道人这话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有此事……”一言未毕，只觉喉头一甜，呕出几口血来。

杨雪雁心想：“上官虎使的软鞭名叫‘毒龙鞭’，那是说他的鞭法狠辣之意，倒不是真的在鞭上喂了毒药，清虚道长却说他鞭上有毒，这可奇了。”凝神一看，只见清虚道人后背那道鞭痕果有黑血流出，便跟吹、林二人中毒之后的模样一般，不禁大奇。

清虚道人吐了口血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怎么大伙儿的兵器上都有剧毒？这可奇了。”庄若龙忽然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我在你们的兵器上喂了一点毒药，自然便有毒了，那有什么奇怪？”清虚道人脸色大变，道：“什么？你……你……”庄若龙道：“我说过了，你们所使的兵器都给我喂了剧毒啦，嘿嘿，你们谁也活不过今日了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，话又说回来啦，晚辈此举，那也不外是想借天龙三杰之手，杀了道长而已，嘿嘿，清虚道长，你老人家宽洪大量，谅来也不会跟晚辈计较罢？”清虚道人怒极，道：“庄若龙，贫道跟你究竟有何深仇大恨？”庄若龙道：“这深仇大恨可就谈不上了。”清虚道人怒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何以如此对待贫道？”庄若龙冷笑道：“此事道长若要见怪，也只能怪道长背上那口屠龙剑，可怪不到晚辈头上了。”

清虚道人心头一震，登时恍然大悟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原来是为了这口屠龙剑？”庄若龙嘿嘿笑道：“不错，闯王的宝藏，又有谁不想得到的？”上官虎向清虚道人道：“清虚道长，咱们都上了这小贼的恶当啦！”说到这里，白眼一翻，竟自毙命。

庄若龙走到清虚道人身旁，正要伸手却摘他背上那柄屠龙剑，猛地里听得清虚道人喝道：“臭小子，我跟你拼啦！”纵身向庄若龙扑了上去，庄若龙冷笑一声，斜身向一旁掠了开去，清虚道人登时扑了个空，身子倒大雪地之中，晃了几晃，随即不动了，庄若龙唯恐有诈，不敢上前，当下环眼四顾，只见林四顾仍然呆立在当地，兀自一动不动，庄若龙伸手朝他身上一推，林四通立时向后便倒，竟已毒发身亡。

庄若龙嘿的一声冷笑，当即从林四通手中取过狼牙棍，径自走到清虚道人身边，突然间举起狼牙棍，恶狠狠地在清虚道人身上砸了几下，清虚道人始终没有动弹，庄若龙知他已死，心中略宽，当下伸手从清虚道人背上摘下屠龙剑，把剑捧在手中，心下又惊又喜，倏然间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事到临头，这口屠龙剑终究落在小爷手里，只要我用它杀了满清皇帝，便能知道闯王藏宝的所在，妙极，妙极！哈哈，哈哈。”

杨雪雁见此情景，心思：“原来庄若龙先前确是假意相助清虚道长，存心扰乱道长的心神，令得他着了上官虎的道儿，只不过庄若龙并未窜通天龙三杰而已。”转念又想：“清虚道长一生行侠仗义，估不到今日却死在一个无

耻小人之手，实是可叹。”心思至此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当即从石后走出，大声道：“姓庄的，你使这般手段害死清虚道长，不嫌太过卑鄙无耻么？”庄若龙斗然见到杨雪雁，不禁脸色大变，说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却是杨兄。”杨雪雁呸的一声，道：“你这奸贼也配来跟我称兄道弟？”庄若龙嘿嘿笑道：“杨兄，你想得到这口屠龙剑，只管直说便了，何必这般拐弯抹角？”

杨雪雁怒道：“我要屠龙剑做什么？姓庄的，你把屠龙剑瞧成宝贝，我可还没把它放在眼里。”庄若龙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杨兄倒是清高得很啊。”抱拳道：“既然杨兄不想要这口剑，小弟可不奉陪了，这就告辞啦。”转身便要离去。

杨雪雁喝道：“站住！”庄若龙一怔，道：“杨兄还待怎地？”杨雪雁道：“哼，你害死了清虚道长，现下却想一走了之，天下那有这等便宜事？”庄若龙道：“怎么？杨兄想要赶这趟浑水么？”杨雪雁道：“是又怎地？你想要一走了之，须得先问问我这口剑答不答应。”庄若龙道：“杨兄，咱们又无深仇大恨，你何必一定要来跟我过不去？”杨雪雁道：“哼，无论如何，我今日总是要替清虚道长讨个公道，你有本事便杀了我，否则死的便是你这奸贼了！”庄若龙道：“杨兄，有话好说，何必讲打讲杀？”突然间右手一扬，一掌拍向杨雪雁额头。

杨雪雁一怔，总算他反应迅捷，哼的一声，骂道：“无耻小人！”话音刚落，已自闪身掠开，庄若龙一掌拍空，跟着又是一掌，杨雪雁身子向左首一挪，左拳突出，砰的一声，击在庄若龙掌心，庄若龙顿觉手掌发麻，登时踉跄倒退开去，杨雪雁双眉一扬，喝道：“我今日便杀了你这奸贼，为清虚道长报仇！”长剑递处，“雪花盖顶”，攻他上盘，庄若龙吃了一惊，闪身向西首窜出，杨雪雁早已拟到他闪避的方位，当下右脚勾出，庄若龙下盘不稳，身子一晃，跌倒在地，杨雪雁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唰的一声，剑锋正好指着庄若龙胸口，只消轻轻往前一送，庄若龙便必死无疑了。

庄若龙登时吓得魂飞天外，叫道：“杨兄，有话好说！”杨雪雁厉声道：“跟你这等狗贼还有什么话好说？”庄若龙铁青着脸道：“是，是。我……我是狗贼，请杨兄宽洪大量，饶了小弟这条狗命，小弟自感恩戴德，他日杨兄有什么差遣，只管吩咐小弟便是。”杨雪雁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倒说得好听，只怕我今日纵然放了你，你非但不会感恩戴德，多半还会找机会杀我。”庄若龙忙道：“杨兄误会了，小弟决不敢有这等念头。”杨雪雁道：“事到今日，多言何益？”说着便要剑刺进庄若龙胸口。

庄若龙大骇，叫道：“杨兄，瞧在我师妹的份儿上，你便饶了我罢！”杨雪雁听到“瞧在我师妹的份儿上”这一句，禁不住心头一震，想道：“张姑娘为了救我，自己去丧了性命，我若是将她师哥杀了，岂不是更加对她不住？”想到此处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指在庄若龙胸口的长剑缓缓的垂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好，瞧在张姑娘的份儿上，我今日便饶你一命！”说罢，不再理会庄若龙，径自转身走了开去。

庄若龙见他当真放过自己，不禁大喜过望，当即站立起身，往着杨雪雁的背影，心中恶念顿生，倏然间将那柄屠龙剑拔了出来，朝杨雪雁后心疾刺过去，杨雪雁心头一凛，突然回身递剑，他这一剑发后先至，剑锋登时刺入庄若龙咽喉之中，庄若龙一声闷哼，倒地而死。

杨雪雁向庄若龙的尸身看了一眼，心道：“张姑娘，对不住了，你这位师哥恶性不改，留他活在世上，终究是个祸患，我只好将他杀了。”叹了口气



气，忽然瞥见庄若龙手里那柄屠龙剑，心中一动，当即从庄若龙手中取过屠龙剑看了一番，但见剑身散发出冷冷寒光，显是一口锋利无匹的宝剑，寻思：“张姑娘的死，追源溯本，都是给满清皇帝害的，好，我索性用这口屠龙剑去杀了雍正这条臭龙！”想到这里，更不迟疑，当即撮唇作啸，跟着便听得马蹄声响，却是他那匹白马奔了过来，杨雪雁提向跃上马背，动身前往北京城。

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天色已暮，北京紫禁城内却是灯火通明，一队队巡逻侍卫在紫禁城内外来来去去，突然之间，一条白影犹如疾鸟般掠入了紫禁城，轻身功夫实是高明已极，众侍卫竟是丝毫没有发觉，这人正是灵蛇剑杨雪雁。

杨雪雁进得宫来，便即施展轻功东飘西忽，身法轻灵巧妙，迅捷绝伦，避开了众侍卫的耳目，随即抓住了一名太监，质问之下，得知皇帝在寝宫歇息，又问明寝宫的所在，这才出手将那太监击昏，径向寝宫而来。

奔了一阵，只见前面出现一座宫殿，杨雪雁料想必是皇帝的寝宫所在，当下停住脚步，凝神一看，只见宫门两侧有十余名大内侍卫把守着，杨雪雁略一沉吟，伸手从地下抓起一把石子，跟着将手一扬，用发暗器的“满天飞”手法掷了出去，只听得嗤嗤声响，十余名侍卫均被石子击中要穴，纷纷应声倒地。

杨雪雁立即奔过，伸手推开寝宫大门，走了进去，却见里面一片漆黑，禁不住心中打了个突，正要辩清方向，猛地里听得当的一声巨响，直是震耳欲聋，杨雪雁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不好，着了皇帝的道儿啦！”心思未已，便听东北角笑声大作，四下的灯火尽皆亮了起来，杨雪雁定眼一看，才知自己置身在一只大铁笼之中。

这时从东北角走过两人，当先那人方面大耳，双目精光四射，穿是一身龙袍锦冠，双手负背，脸上神态飞扬。另一人则站在这人身后，正是“笑里藏刀”曹总管。

杨雪雁向当先那人打量了几眼，心道：“难道这人便是满清皇帝了？”果然听得曹总管恭恭敬敬地向那人说道：“皇上，这小子便是杀了赵德胜、刘总兵和海兰克将军的凶手了。”雍正嗯了一声，向杨雪雁横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估不到你年纪轻轻，便有这等能耐，居然连我大清的朝庭命官都敢杀了，胆子很是不小啊！”杨雪雁道：“杀几个狗官有什么不敢？小爷今晚连你这狗皇帝也杀了！”曹总管喝道：“臭小子，在皇上面前，也轮得到你这等放肆？”杨雪雁傲然道：“为什么轮不到？你和狗皇帝都是害死张姑娘的凶手，这个大仇，岂可不报？”

曹总管忽然嘿嘿一笑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之色，说道：“我早就料到你这小贼不会善罢甘休的了，果然不出所料！”杨雪雁心道：“原来他料到我会进宫行刺皇帝，是以先行在这寝宫中设下机关，我太过疏忽大意，这才道了他们的道儿。”只听雍正冷笑道：“你现下已落在朕手里，还有什么能耐杀我？”杨雪雁一哼，道：“要杀你这狗皇帝，那有什么难了？”唰的一声，将屠龙剑从剑鞘中拔出，雍正和曹总管只道他要挺剑从笼中刺出，不禁脸色微变，急忙向后退开。

那知杨雪雁将剑一挥，屠龙剑锋利无匹，登时将大铁笼劈成两半，杨雪雁左脚一点，身子凌空而起，径向雍正飘了过去，长剑一泻，一招“飞流直下”，朝雍正顶门刺落，雍正大吃一惊，身子急忙向后滑出，曹总管唯恐杨

雪雁伤到皇帝，当下大喝一声，抢到皇帝身前，右手上抹，荡开敌剑，左掌飞起，朝杨雪雁小腹拍去，杨雪雁吸腹拨背，避过来掌，提足向曹总管面门踢到，曹总管双掌交叉，护住面部，挡开杨雪雁这一踢，呼呼两拳，递了出去，杨雪雁一个跟斗，已然跃落在地。

蓦然间脑后生风，杨雪雁知是敌人袭到，心中一惊，不敢怠慢，回身挺剑刺出，将敌人逼开数步，定眼一看，对方竟是雍正，心中一凛，暗忖：“估不到这皇帝还会武功。”雍正是习武出身，一向自称“武帝”，武功倒也不弱，他适才偷袭不中，兀自凝了凝神，一招“泰山压顶”朝杨雪雁上盘攻来，杨雪雁左手向上一撩一拨，便即化解敌招，随即捏了个剑诀，挺剑向雍正胸口刺到，雍正不敢怠慢，当下移步后挪，让开来剑，倏然间身子一晃，抢到杨雪雁身侧，展开“鹰爪擒拿手”，往杨雪雁胸膛抓来，杨雪雁见招拆招。

斗到三十余招之时，猛地里左手前探，向雍正胸口反抓过去，雍正急忙使了个“霸王御甲”身法，满拟避开杨雪雁这一抓，那知杨雪雁一抓来势迅捷，又是变化多端，雍正这“霸王御甲”竟是说什么也“御”不开来，登时给杨雪雁抓了个正着，杨雪雁提了一口真气，奋力将雍正掷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雍正摔在地下，顿觉周身酸软，半晌也爬不起来。

曹总管见状大惊，叫道：“皇上！”正要过去扶起皇帝，却见杨雪雁提剑欺到，曹总管知道杨雪雁剑法了得，本就十分忌惮，兼之杨雪雁此时又有宝剑在手，实是如虎添翼，心下更是忌惮之极，当下一味展开拳法，将门户守得严严实密，杨雪雁虽然一时伤他不到，但曹总管只守不攻，登时显得缚手缚脚。

斗到分际，杨雪雁见曹总管拳法中露了个破绽，心念一动，立即提剑抢进，一剑送出，正好刺入曹总管胸口，曹总管大叫一声，翻身倒地。

雍正见曹总管被杨雪雁所杀，心想此人武功确是了得，自知不是杨雪雁的对手，当即纵声大呼：“来人，来人！”宫中侍卫众多，一听得皇帝呼喝之声，纷纷提刀冲入寝宫，雍正伸手向杨雪雁一指，喝道：“将刺客拿下了！”众侍卫齐声应道：“喳！”霎时间将杨雪雁团团围住。

杨雪雁眉头一皱，心道：“侍卫一来，要杀狗皇帝可就难了。”凝住心神，飞腿将迎面一名侍卫踢了个跟斗，左手发掌，把另一名侍卫拍得倒飞出去，跟着长剑扬处，将一个提刀砍到的侍卫刺倒在地，此时杨雪雁虽置身在人丛之中，但他腿飞掌击剑刺，竟是威不可当，侍卫人数虽众，竟无一人伤他得到。

猛地里杨雪雁右足一点，提身纵向空中，从众侍卫头顶越了过去，飘到雍正身边，挺剑便刺，雍正大骇，伸手从一名侍卫手里夺过一口长刀，护住要害，这才挡住了杨雪雁这一剑，随即变守为攻，长刀呼呼砍出，迎敌直劈过去，杨雪雁挥剑还击，当当当，当当当，刀剑相交，火星四迸，声响不绝，两人愈斗愈快，突然间雍正惨叫一声，杨雪雁手里的屠龙剑已刺入了他的咽喉。

众侍卫见皇帝竟然死在杨雪雁剑下，惊骇之余，都是愕然不知所措，待得众人回过神来，杨雪雁已自不知去向。

次日，一个消息从紫禁城中传了出来：“皇帝因暴疾于昨晚驾崩！”

杨雪雁杀了雍正之后，便即连夜剩马离开了京城，心想：“张姑娘的大仇总算报了，想来她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。”又想：“我现下却到哪里去？唉，天地虽大，哪里才是我杨雪雁的去处？”他在马上茫然地想了一阵，最后决定返回长白山去。

他纵马日夜赶路，这一日终于回到了长白山，他随即来到当日和张如雪相遇的那个山洞里，一进洞来，便即见到一副骸骨，显是那弯刀僧的遗骸，杨雪雁站在洞里，想起当日和张如雪在此处说话的情景，心中酸楚，过得半晌，才从洞内走出，随手拔出屠龙剑，又在雪地里舞起那套“灵蛇剑法”来，口中吟的仍是那道词：“白雪飘飘若鸿毛，仗剑飞舞，惆怅意难遣，举杯消愁愁未消，伊人依旧在心田。”待得剑法舞毕，兀自长长一叹，想道：“张姑娘再也看不到我这套剑法了。”

他站在雪地中呆了半晌，无意间向屠龙剑看了一眼，见剑身上带有一层凝固了的血，他曾用这柄剑杀了曹总管和雍正，还有几个清庭侍卫，是以剑上有血，当下也不以为罕，便在这时，他却发觉血中竟然刻有一行文字：“宝藏埋于长白山雪参谷谷底。”杨雪雁心中一奇，寻思：“先前剑上明明没有这行文字，现下这些字却是从哪里来的？这可奇了。”转念一想：“是了，刻字之人不知用了什么方法，将这行字隐在剑中，这口剑须得染上鲜血，文字才会出现，庄若龙曾经说过，只要用这口剑杀了满清皇帝，便能知道闯王的宝藏在哪里，想来这行字上说的便是闯王留下的宝藏了。”又想：“其实要想知道剑上的秘密，未必只有杀了皇帝才能知道，只要将剑放进血中浸上一浸，这行字自会显现出来，他们不知道这个缘故，想必是因为这口剑叫做‘屠龙剑’之故了。”

沉思之间，忽见远处出现一个人影，似乎是个女子的背影，杨雪雁心头一震，脑子立时冒出一个念头：“是张姑娘！”再也顾不上细想，当即发足向那身影奔了上去，待得他赶到之时，那女子已自不知去向，杨雪雁心中说不出的沮丧失望，想道：“张姑娘早已中毒身亡，又怎么还会活在世上？何况那人虽是个女子，却未必一定便是张姑娘，定我是瞧错人了。”转念又想：“不过，那个女子的背影和张姑娘一模一样，倘若不是她，天下怎么会有这等相似之人？我并未亲眼瞧见张姑娘死了，说不定她仍然活在世上，也未可知。”想到这里，耳边听得风声呼啸来去，天上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。

杨雪雁在风雪中站了一阵，见西南面有个山洞，便即奔了进去，这个山洞甚是宽敞，洞内便如一条长长的通道一般，杨雪雁心中一奇，沿着山洞往里边走去，不消片刻，便即发觉山洞尽头也是个洞口，洞旁放着一块大石，大石右侧露出一处缺口，可容一人进出，杨雪雁当即从缺口走过，细看之下，才知这里原来是个山谷，但见四下白雪皑皑，杨雪雁在山谷中走了一阵，突然脚下似是被什么东西拌了一下，身子一晃，便要跌倒，杨雪雁急忙使个“千斤坠”身法定住，低头往雪地中一看，只见白雪中似乎埋着什么物事，他好奇心起，当即拔出屠龙剑，将那物事周围的白雪拨开，过了一会，雪地中露出半块石碑，上面刻了个“雪”字，杨雪雁心中一凛：“天下竟有这等巧事，难道这里便是雪参谷了？”当下用剑将那块石碑从雪地中挖了出来，果见那

个“雪”字下边写着“参谷”二字。

杨雪雁心道：“这里果然便是雪参谷了，如此说来，闯王的宝藏便埋藏在谷底了。”又想：“事到临头，估不到这批宝藏却为我所得，唉，苏姑娘和张姑娘都是我的红颜知己，她们却都为我而死，我纵有这许多财宝，也不能救活她们的性命，却要这些财宝做什么？”想到悲痛之处，挥掌在那块石碑上重重一拍，掌力到处，砰的一声，那石碑顿时石屑纷飞，碎裂成数百块。

突然之间，只听得一阵轰隆隆之声大作，杨雪雁一惊，心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正自愕然不解，蓦然间脚下一虚，身子登时往下陷落，饶是杨雪雁身经百战，也是禁不住大吃一惊，正要施展轻功腾身飞起，但地下的白雪不住下沉，杨雪雁无处借力，登时也跟着直坠下去，犹如掉进了一个深渊一般，过了半晌，只见下面金光闪烁，刺眼之极，杨雪雁心知必是那批埋在谷底的宝藏发出的光芒，心想：“若再这般坠将下去，我非活活摔死不可！”情急智生，长剑往地底一点，身子借力跃起，凌空一个跟斗，已自跃落在谷底之中。

他心中略宽，定神一看，只见这谷底便跟山洞一般无异，四面堆满了金砖银块，珍珠宝石，真是不计其数，杨雪雁瞧着这些珠宝，心中非但殊无喜意，反而黯然神伤。

忽然间他的目光投落在右首一堆珠宝之上，见上面有一支凤凰宝钗，不由得走了过去，伸手将宝钗拿起，心想：“倘若张姑娘还活在世上，我将这支宝钗送给她，倒也不错。”随即叹了口气，想道：“张姑娘又怎么还会活在世上？唉，是我自己太过痴心妄想啦。”虽然这么想，但他还是随手把那支宝钗放进了怀里，心中终究盼望张如雪仍然活在世上。

他站在谷底瞧了一阵，再无逗留之意，当下提了一口丹田气，身子腾空而起，拨身向上疾窜，他的轻身功夫实是高明到极处，瞬息之间，已然从地底飘回了地面，随即顺着先前那个山洞出口离开了山谷。

走出数十丈，忽听得身后有个声音在叫他：“杨大哥，是你吗？”这是个女子的声音，杨雪雁听在耳中，心头一震：“是张姑娘的声音！是张姑娘的声音！”又想：“我是在做梦么？”他缓缓地回身看去，一个白衣少女映入了杨雪雁的眼帘，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张姑娘张如雪。

杨雪雁周身一震，颤声道：“张姑娘，你……你还活着？”张如雪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是啦，我还活着。”杨雪雁道：“那怎么会？你……你当日……”张如雪道：“我本来是要死的了，不过，有个住在这山里采参的老伯伯救了我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杨大哥，这许多日不见，你还好罢。”杨雪雁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问道：“张姑娘，你当日受了重伤，我出去找参回来，却说什么也找你不到，你到哪里去啦？”张如雪道：“那时我怕连累你，便悄悄地走了，后来我的伤好了，便到处找你，可也总是找你不到。杨大哥，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回来的，便一直留在这里等你，你果然回来啦。”杨雪雁心中一阵感激，说道：“张姑娘，是我累得你受了重伤，你怎么反而所连累我？唉，你待我这般好，倒不知教我如何报答。”

张如雪笑道：“杨大哥，我待你好，可不是要你报答，你待我不是也很好么？难道你心里也盼望我报答吗？”杨雪雁道：“自然不是。”心中激动之余，不由得握住了张如雪的小手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张如雪俏脸一红，竟是凭由杨雪雁握着自己的手，心中只有说不尽的柔情蜜意。

过了一会，杨雪雁伸手入怀，取出那支凤凰宝钗，说道：“张姑娘，这

支宝钗送给你，不知你喜不喜欢？”张如雪道：“为什么不喜欢？我喜欢得紧呢。”当下接过宝钗，轻轻地插到头上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谢谢你啦！”杨雪雁怔怔地瞧着张如雪，只见她娇容如玉，神态举止，仍如昔日一般天真烂漫，不由得痴了。

**（全文完）**

